



梅山集

十九

墓誌銘
墓表
墓碣銘

廿七

~16
2373
20



2873
28-20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墓碣銘

尚州牧使俞公墓碣銘

并序

水原府南馬耳之山負坤之原松栝鬯茂望之翳然者故牧使俞公衣履之藏也公諱秉柱字德汝始祖諱義臣新羅末遜于慶州杞溪縣子孫遂爲杞溪人在中宗世有諱汝霖坐己卯土禍免官後至禮曹判書諡景安景安子戶曹判書諱絳以直道忤尹元衡幾不免歷三世監役諱渠與兄文忠公祭名節并峙崇禎丁丑我及清人平文忠公以大義爭之而



監役恥之遂不仕寔爲公五世祖高祖諱命一義州府尹 贈吏曹判書曾祖諱復基進士 贈左叅贊祖諱彥述大司憲靖憲公考諱漢紀錦山郡守配全州李氏無音繼配淑人韓氏右議政諱應寅其先祖也 正廟戊戌八月十三日生公公生而卓犖齟齬游戲輒壓倒里中兒郡守公受學漢湖金先生門禮義自律公旣長循循以郡守公爲法甲子中進士辛未補 崇陵叅奉時韓淑人在堂公曰此可以悅親不復應舉士友咸惜其不由大闡陞濟用監奉事義盈庫直長乙亥調 世子侍直掌樂院主簿刑曹佐

郎丙子遷 宗廟署令漢城府判官出爲甌山縣令時甌山軍餉頻年不收倉庾枵然公言於道伯以便宜從事不煩民力而倉庾復其初丁丑陞平壤府庶尹除府庫繕錢不當屬官者二十萬歸之胥徒削俸三十萬予大小坊里以防書版籍者雇直吏民皆歡喜平壤關西之都會也物繁務殷公星出而星入不吳不擾百度修舉廣傳舍大修箕子廟倡率邑中賢豪行鄉飲酒禮己卯夏秩滿願畱者日訴監司監司將啓請于 朝或尼之未果復拜漢城府判官遷庶尹繕工監副正尋除磁平縣監以親病不赴辛巳

孝懿王后昇遐差 山陵都監卽會大疫旬日間
山陵卽死者及以病去官者甚衆摠護使度代者不
可及出謂公曰事急矣非公莫可煩公一切攝其事
公左酬右應事無不立就 梓宮如期下方中摠護
使大悅壬午拜社稷署令掌樂院僉正冬差 徽慶
園都監卽丙戌除廣興倉守丁亥辟宣惠卽旋除利
川府使爲政一如箕城壬辰陞尙州牧使捐廩錢修
學校濬川渠夏大水洛東江決夾江數百家昏墊蕩
析出俸以周之民得安堵如故州北有大陂洛東以
西數十里皆仰其溉灌州治舊多蜈蚣毒往往中人

卽治之南種粟爲林而除之至是廟堂議穿陂伐林
以墾田公以去就爭之事得已州人至今賴之明年
以課殿罷歸自是絕意進取惟書史是娛或晦身漁
樵與野老爭席人不知爲舊牧伯也庚子六月十七
日卒于果川下北村第壽六十三八月附窆于村南
郡守公墓壬寅四月穿其配淑人李氏墓合葬焉淑
人 世宗別子密城君璵之後校理晦祥其考也有
女士風公醇德惇行多賴內助生二男一女男長永
煥縣監次敬煥教官女適李秉元永煥男致庠女適
金哲根一女及敬煥男并幼公爲人豐下腰大八九

圍聲如洪鍾外和而內剛臨事能斷氣魄過人飲酒
不至十數杯不醉醉不失言每日鷄三號起郡守公
有疾夜不解帶及喪哭泣不絕聲哀毀幾滅性及丁
內艱公年垂五十矣居憂如前喪饋奠未或倩人事
姊氏如母事無大小咨而後行於同堂諸親財無物
我取之者視如外府中表宗族待而婚者三十餘人
庀喪亦然人有過失輒面折不少借而忠厚和平之
意行於其中故人亦信其爲愛已也故舊死恤孤而
嫁娶之有流竄海島人不敢顧恤者公豐其饋而亟
問焉或謂公財有限而好施不已獨不爲子孫地乎

公曰財之聚散仁與不仁之所由分也人而不仁焉
用財爲乃若子孫衣食亦各自謀非吾所當知也以
故公之在世家無長物其歿也惟舊田廬存焉公重
禮法識大體爛於國乘野史於賢邪是非辨明而守
確也嗚呼求觀公平生者卽此數事而可見其槩也
以公才識棲遲蔭塗不克展布所蘊人以是惜之然
決科而得伸其志者少與其節次推排致位隆顯而
不得有所施設曷若隨分效力於字牧之任猶有實
效之及民者哉不佞以世好夙從公遊相得甚驩也
記昔公與老洲吳文元公暨不佞泛舟月波亭下風

流弘長襟懷爽朗傾倒淋漓竟夕以爲樂轉眄之頃
邈若山河不佞比卜江居去公舊第密邇益不禁山
陽聞笛之感今教官君以公從姪華煥所爲狀謁銘
于不佞不佞義不可辭遂力疾纂次而爲之銘銘曰
杞溪華閥世有賢傑景安靖憲相禪名節公胚前光
有德有行需世之材容物之量胡不公卿牛刀是試
惟箕有學籩豆乃備惟尙有陂禾麻駢駢士蔚民蘇
遺韻藹然未老歸田于列之干亭臺風月爲世登觀
左右琴書載詠載彈恤孤篤舊如性之欲箱不餘帛
廩無貯粟真心寬厚庶幾化俗我以久要熟諳本末

摘辭鑽石後人之咀

敦寧府都正金公墓碣銘

并序○丙午

慕齋息齋兩金先生世居龍岡遷于京洛宗族仍不
移鄉爲關西名閥有諱佐國隱居求志拜中部叅奉
不就於兩先生爲從行而與之齊名至十世孫諱樂
禮字績汝 純廟甲戌中生員試乙亥大闡卽本道
別科而居魁補典籍移 溫陵令轉禮曹佐郎戶曹
兵曹正郎俱兼春秋館記事官壬午薦拜司憲府掌
令冬陞宗簿正兼編修官癸未因 璿源譜纂修勞
擢通政階 除兵曹叅議賦歸田園諸僚飲餞于郊

無不惜去公曰以余不才榮達逾分且一日就養非
三公可換是可以已乎甲申除敦寧府都正上章辭
遂不復出時公年未強仕金道伯教根贊歎曰金某
進退得中甲午五月八日卒去其生丙午爲四十九
歲一路矜紳莫不悼盡下及輿僮咸曰贊大夫喪矣
八月窆于牛耳島良坐從先兆也公鼻祖諱錫封義
城君子孫仍貫焉簪組相襲至諱啓址兵曹佐郎諱
弼聖成均生員兩世以儒學名生員公子曰鼎佐孫
曰涉曾孫曰彪老叅奉玄孫曰城僉樞卽公四世也
僉樞公娶結城張氏學浩女舉公生稟異質穎悟殊

絕七歲通小學兼工筆藝稍長受業于外舅安公正
純安公師三山齋金先生學有淵源公傳習有素未
弱冠聲聞藉甚逮釋褐居官盡職爲 寢郎殫誠守
護 陵隸久益頌譽以史官登 筵累蒙 恩眷爲
同朝榮承 命傳諭于老洲吳文元公仍問經義及
治道吳公歎其有學術每贊頌不已公孝梯天植及
受祿俸先供庭闈未老歸養恒致怡悅與二兄湛翁
教子姪詩禮扁其齋曰三樂居喪盡禮壹遵沙溪禮
教毀瘠幾不全及病革猶下氣柔聲恐傷慈心是可
見終身慕也素性寬和色辭無疾遽及貴持躬彌恭

待人彌厚爲宗黨所依歸吉凶憂樂悉仰于公或行
眞率會漁涑水故事御奴僕以恩而不以扑嘗誨胤
子曰余佩不拭唾之訓以遺汝汝其念哉愛書籍手
騰義理文字勉子劬業俾勿墜家聲所著詩文藻思
清適藏于家配順興安氏閨範咸備生二男一女男
勉恒出繼伯父溫恒女適金錫哀勉恒子寧周吉周
溫恒子惠周金婿子鶴九噫舉世滔滔以官爲家知
進而不知退其不畢生於鍾漏者幾希而公能停身
不惑之年用自樹立可但爲一路矜式哉信能多享
年壽擴充志業則庶幾趾美慕息兩公不徒恬退一

節可以扶植世教也勉恒嘗從吾游克紹先休謁余
以牲石之文辭以瘞病而申懇不休遂力疾而爲之
銘曰

展如之人挺生西服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施及鄉鄰
用惇風俗濟之文藝克充其識黑頭休官永謝名場
追躡少尹去歸其鄉舍朝夕養詎若歐陽入厨上堂
忻忻在徇孰謂林下不見一人天霽雲藏以自存身
我揭石章象厥冲眞非直昭公用警簪紳

敬陵叅奉默齋鄭公墓碣銘

并序

若稽我 健陵盛際士大夫槩以風稜道義自勵學

不必爲仕仕不必求進恬退潛修彬彬多可觀若故
寢郎默齋鄭公亦其一也公諱光毅字遠卿貫海州
以高麗侍中諱肅爲始祖八 本朝有諱易左贊成
貞度公自是簪組蟬聯至忠毅公諱文學豐功偉節
爲國名臣於公爲六世祖曾祖諱桓司僕寺正祖諱
相詹進士上疏請尤春兩宋先生賸享聖廡考諱學
臣通德郎妣南陽洪氏奉事得壽女貞靜有女士風
英廟己酉八月二十七日舉公于漢師生稟異質凝
重寡戲甫六歲通德公病革涕泣不離側血指灌口
及喪食素哀毀儼若成人家人蒸鷄子給饋曰此無

鱗羽盍食諸公泣曰雖無鱗羽鷄之所生非肉而何
長者咸驚歎既長就叔祖崎庵公學崎庵公學問醇
正公日受鉗錘及通羣經有志爲己之學講究踐履
夙宵靡懈不屑爲功令業事洪夫人至孝愉色忠養
先意承順夫人性嚴不以慈愛弛教有過必責曰古
人云非有見焉不與爲友可不懼乎公哽咽聽受益
勉淬礪夫人患脹危篤公殫誠合藥夜帶不脫積四
年如一日執喪致哀盡禮遂奉觀歸晉陽鄉第服闋
以榮養不洎無意進取季父生員公強之曰立身顯
揚非孝之終乎乃隨生員公入洛戊子中司馬癸巳

公之子與公從弟并登上庠公曰是足以畢吾願遂
退居藏修溫繹舊書一時名碩如黃公景源金公履
翼相友善丁酉薦授 敬陵叅奉李公得一以一命
之士存心愛物勸公供職時有一宰臣銜公直言其
失以微管遞之公畧無幾微色浩然南歸謝絕人事
扁所居曰默齋作詩自警又於東湖築對月樓序書
千卷蒔花種竹日邀親戚朋儕彈琴賦詩儵然有出
塵想癸卯十月二十三日考終于正寢享年五十七
葬于州東之琴山柏洞枕中原從先兆也配仁同張
氏進士克紹女生先公二年歿後公二十八年附于

公墓後岡庚坐男養善進士女叅判權丕應洪秉穆
李廷秀適權任中耆庶女養善系子可人女大司諫
姜泰重庶女柳淵行權丕應系子中和校理李廷秀
二男僞愚正愚權任中男思勗可人男奎元基元女
權永祜內外孫曾摠三十餘人公內行淳篤而本之
問學才可需世而卷懷无悶以早孤爲至痛語及先
考輒嗚咽霑襟每值夫日必明燭徹曉舉哀如袒括
在家則手畫祭規在墓則各置祭田季父長於公三
歲而事之如嚴父出入必下坐立唯命撫育羣從靡
間同氣節儉存餘用濟睦婣施及于鄉黨嘗夜分將

寢均俵斗穀於貧族曰楛於朝畫節客易萌可就夜
氣清明擴充吾仁端其勇於爲善如此爲學朴實頭
用工夫俯讀仰息靜坐體認常曰知而僂行乃可爲
聖爲賢只患行之不力又誦許魯齋常知有己之語
時自警策蓋其篤信力行固得於天分而家學之正
有不可誣晚年以性理書一帙授再從弟主靜齋承
毅後主靜公爲世名儒平生不事著述隨疑劄記有
補聰良方集詩文雜著爲默齋遺稿藏于家公夙抱
才譎雖澤而不川自其施於家政者而推之亦可以
出爲世用而霽潦隨時滅景岷巖苟非有素定者存

曷能乃爾奎元克趾先美嘗從余遊托以牲石之文
曠感風藻未忍以癘病辭遂爲之銘曰

嗟嗟鄭公世濟厥美厥美維何克闡各理爲政一家
由孝悌始高揖辭世邱園賁趾不獲滋垢乃見清士
原始要終南國之紀鬱鬱琴岡過者敬止我揭銘章
昭垂千祀

吏曹叅判 贈左贊成尹公墓碣銘

并序

景廟辛壬士禍滔天兇徒以誣案聞于清人清人載
其所謂文獻通攷語絕悖侍郎尹公抗章請辨曰辛
壬之禍尙忍言哉倘非四大臣精忠大節贊成建

儲之大策 三宗血脈將不知保托之所矣當時兇徒必欲甘心於四臣者其意實在沮戲建 儲也四臣之死由於建 儲之請 英廟之作由於四臣之死今以建 儲之人爲逆則畢竟凶誣及於何地屠戮肆於外誣逼行於中忠賢盡極 儲位幾傾鍛鍊羅織以成誣案逆鏡主論賊輝撰奏必欲播天下而欺後世然兇徒之跳踉實由 景廟有疾而不省也以 景廟之聖若初無疾則時事豈至於此哉 英廟踐阼之後義理始明幽冤伸白則誣奏辨正之議亟發於廷而 聖祖以舍忍爲德拒而不許置而不

辨當日 聖慮若及於彼中之有此書亦安得不許其辨之也 兩朝授受之光明而因此一書之謬黷昧於天下後世則腐心鑠骨豈獨四臣之受誣而已哉伏乞特馳一介之使悉陳辛壬事情請其刊改上亟從公言使事竣還告 太廟賜脩四大臣賴公一言快伸百年之誣筆於戲懿哉公諱命烈字彥國號石圃海平人初祖曰君正高麗右僕射八 本朝文靖公諱斗壽文翼公諱昉繼世爲元輔文靖公爲中興元勳封海原府院君文翼公有二子判敦寧靖孝公諱履之海嵩尉文穆公諱新之文穆公子吏曹

正郎 贈直提學諱坵取靖孝公孫監察 贈吏曹
叅議諱世休爲嗣寔公高祖也會祖諱商明縣監
贈吏曹叅判祖諱得一 贈吏曹叅議考諱冕東號
娛軒童蒙教官 贈吏曹叅判抱道隱求表準士林
妣南陽洪氏學生致協女也 贈司僕寺正諱溥郡
守 贈吏曹叅議諱得重 贈吏曹叅判諱紀東卽
公本生三世也叅判公有二配清州韓氏通德郎百
增女廣州李氏僉中樞靖夏女李夫人以 英宗三
十八年壬午四月八日舉公教官公取而爲嗣蚤襲
庭訓詩禮裋躬己酉魁三日製 命直赴殿試 賜

對誦奏句義相臣蔡濟恭以不嫻製述持公太急因
進退表未遑就至請削科命官李性源亦請拔榜
上難之重大臣言許之每語筵臣曰尹某事殆近齷
齷嗟嘆久之翌年 特命應製 上意實在公以居
憂未赴又 教曰尹某之父讀書端潔之士其子無
文之譏可異也乙卯被選應製 上曰欲更試而因
遭故未果 特命與直赴人來待 賜坐親試公承
命製進題試券曰面試之作刮目 命復公科居丙
科第十名攝堂后分隸槐院 上屢命仍察廳任異
數也及薦拜注書不就蓋以己酉科事爲嫌不欲處

文職也 上飭命出肅曰所辭過矣 特書司果於肅單仍除司憲府監察被瀛選累除校理修撰獻納持平皆不拜 命歷兵曹正郎差迎接都監郎廳辟爲國子直講御營從事兼東學教授文臣兼宣傳官以親老辭北評事差纂輯郎廳修 正宗行錄以訓局從事官出爲京畿都事訓將啓請仍任辛酉除安邊府使奉板輿不旋日丁母夫人憂以罔終榮養爲沒身慟制除荐歷三司至東壁亞長司成通禮宗簿司僕兩寺正乙丑以副應教差 貞純王后國葬都監都廳敘勞陞通政階累入銀臺至左承旨時倭譯

崔珙等通倭人刻僞章潛謀竊貨事覺 特差公按覈使承 命至萊海覈得其情實誅崔珙等四人反命歷陳其交通賣國之罪曰雖已正法而究厥情節則倭人源暢明亦有罪而不使對質乃反掩護堂堂千乘之國不可示弱故狀辭所陳正欲詳覈彼此眞贋諸譯自我用律彼人俾彼正罪所以尊國體杜後弊也廟啓寢格臣奉徑施重律獨使暢明不損一髮未知其可也且請渡海時勿專屬象舌用絕潛通之路廷議莫不多之歷兵曹叅知尋出牧光州戊辰辭遞御史徐有望褒以廉潔愛民左道御史李勉昇受

嗾肆螫 上曰右道言其治左道言不治何所論之
不同 命道臣行查事竟無實勘以流逋未徵收告
身公遂無當世念塞兌養靜以書籍自娛及叙荐拜
兵曹刑曹叅議陳情不就累除承旨公跼勉一謝亦
不欲久於職違牌坐罷癸酉除刑曹叅議承 命審
理冤獄多平反以不安於朝力求出外且陳章乞養
甲戌除揚州牧使未赴改授江陵府使邑有鏡浦臺
爲嶺東勝觀而久燬時值大饑公依范希文故事捐
廩重葺資飢民就食功告訖以湖山詩酒成吏隱之
趣乙亥丁內艱居廬盡制服闋三拜承旨至被駟

召而不就秋爲靈光郡守承數遞流逋累萬公威惠
并行賞罰得宜不數月積逋充完歲貢無欠公謂吏
逋源於尙侈欲圖矯革莫如躬儉以率之行數歲吏
民向化庚辰以大司諫 召還移左承旨禮曹叅議
辛巳 孝懿聖母舟梁六十年稱慶公以禮房承旨
進資嘉善拜都摠府副摠管疏陳辛壬事除禮曹叅
判差特進官尋除戶曹叅判充副价如燕持躬謹嚴
不事游覽非公事不出玉館一步一行整肅莫敢干
以非理彼人亦敬重焉壬午除兵曹叅判同知 經
筵事提舉承文院歷同知敦寧府春秋館義禁府事

癸未觀察關東以宣化革瘼爲務蠲軍米減結役罷
疊役補募錢重修東海廟仁風善政藹然被嶺海之
間民豎石頌之秩滿入拜同中樞復入銀臺丙戌湖
西賊金致奎等投兇書極誣悖其黨逮京獄亦出怨
懟語公疏陳鞫事踈虞訛言不息議者聽之辛卯以
第三胤侍從推 恩嘉義階公雅言吾受 國厚恩
所報答者不過筋力奔走而年躋致政無以服勞自
此多在告拜吏曹戶曹叅判漢城府左尹皆辭遞壬
寅四月考終享年七十一六月戊寅葬于長湍金溪
之亥坐從先兆也夫人慶州金氏正郎元柱之女閩

範純備克配公德生後公一年沒先公五月始窆金
溪遷附公墓左以孫男宜善貴 贈公左贊成夫人
從 贈貞敬有四男致承判官 贈領議政致膺通
政牧使致羲過房吏曹叅判致英承旨議政男宗善
教官宐善南寧尉向德溫公主女李益永李邁金在
鴻李寅鳳李容進牧使系于宐善女李秀岳李徹宰
注善叅判男定善檢閱容善生員公器量寬厚濟以
聰悟循理任眞而不設畦畛綜事經物而不屑細瑣
孝悌天植十歲遭本生外艱而持禮如成人事親有
深愛志物之養靡極不至風樹永感而追遠盡誠居

室若承馨咳處事如不自專敦睦宗黨施及疏屬貧
交窮戚咸得歡心是皆孝之推也教誨諸子嚴而有
法閨庭之內肅若朝典日用常行裁之以義尋得一
簡是御僮僕以嚴而悉焚歲久奴券素性澹泊釋褐
四十年踐歷中外而家業不長尺寸節約自守隨遇
而安終不改蔬筍氣味勢利紛華視之恬如也純誠
體國以事君不欺爲度兢兢畏慎奉公守法故位顯
而跡孤譽至而毀隨遇事不嫌出位而秉執彌確處
世不事矯激而明哲自保迺遭半生以義處命晚試
藩邑聲績茂著而亦不以自多焉每云人苦不知足

須留有餘銘座右曰恭儉載福之車審慎安身之本
以自警世皆推公以忠厚長德爲文不務雕飾渾金
璞玉自有古意零稿藏于家噫娛軒先生默而成之
存乎德行終身隱約不少槩見公克紹先休篤享年
位子孫昌熾門闈崇顯歷選世胄莫之與京茲豈非
爲善之報哉凡齎于躬者取贏于後猶人與天交手
而責平於乎休哉公與我先子契好肫摯公諸胤方
樹牲石命直弼爲文感念知愛未敢以癯朽辭力疾
而爲之銘銘曰

孔門四教忠信爲本惟公以之繇積內進孝悌爲政

興一家仁知遇 聖明揚廷垂紳持斧鋤奸蛇酋悖
慄披腹叫 閣邦誣乃雪爰及專對清慎自律英篤
不動華夷聳瞻憂國如家皓首丹心歷典藩州振民
育德承弊易變仁化溥博苟究厥施何用不臧衆趨
靡靡斂却名韞本之則存奉教義方宐其食報德厚
流光子孫振振垂裕無疆金溪之麓有恤幽堂從以
女士合德齊芳夙夜儆戒死穀偕藏我用作銘昭揭
石章有來千億其永勿傷

天安郡守金公墓碣銘 并序

松湖處士金公有肖子曰克善用趾先美將闡家聲

而厄於短造罔充其志業惜哉公字元世系出新羅
贊于清風遠祖諱大猷爲高麗侍中入 本朝文毅
公諱湜文貞公諱堉以道德事功顯忠翼公諱佑明
貞僖公諱錫衍以忠盡廉勤顯不須譜也高祖諱道
浹以貞僖公子出繼季父判官諱錫達後曾祖諱聖
梓清州牧使 贈吏曹參議祖諱安默瑞興縣監
贈吏曹參判仁厚世家考諱基弘篤學修行隱居求
志娶延安李氏命祥女舉公於瑞興官衙祖考妣未
有姓孫得公而鍾愛公清羸善病性慧悟醫藥調治
惟長者是聽遊戲有常度稍長受書潛玩究解爲舉

業雅馴無浮華口氣屢發解不利南省而亦不冝出入泮庠博聲譽務進取知公者惜其蹇屯乙酉筮仕爲繕工監監役以提舉親嫌換 健元陵參奉以是年爲 太祖還都漢陽之舊甲 上親祭 本陵特命陞六品付司果丁亥除典設司別提戊子陞南部令己丑出監鎮安縣癸巳陞守天安郡 憲宗乙未五月二十一日卒于官距其生癸卯爲五十三歲閏六月葬于楊州金村丙申三月初吉遷于驪州近南面朝村子坐配德水李氏考魯點畏齋文忠公端夏其先祖也附公墓左別有誌有子益章益亮益章歿

有二女長適進士洪大鍾次女及益亮子并幼公沉靜寡慾精神內蘊性於孝事親以養志爲先慈癯當寒輒劇公夜不辭帶躬親扶將糜粥藥餌皆手自調進未或替人疾革斫指進血前後喪執禮甚嚴毀瘠幾不全制除晨謁家廟晚典郡邑每以不洎爲悲時節祀享亦遵先戒不得豐腆以故自奉菲薄非直以素性儉約也事伯仲父有至誠深愛施及於同堂昆季情摯義篤無間同氣仲父下世三孤俱幼處士公躬親教養未暮又捐背公克體先志眷顧慙念靡極不至制節其家產籍記其贏縮及其長而有室舉而

界之推至宗黨姻親恩意周洽分殘廩濟急而常患
不贍焉居官盡職聽訟立判曲直吏無所容奸鎮安
邑隣巡管俗尤儇薄喜訛公臨之以誠信值歲大侵
捐廩賑濟民無捐瘠民有失火一村延燒躬往慰撫
出餽廩苦蓋又勸隣里鳩財借力俾皆不日安堵秋
糧當納者許退來歲民大悅或俸其軫恤而并丐免
其身庸者公諭曰情固憾矣此難容自官操縱且爾
所得已多不知足而復有望乎吾又以穀物捐助隨
力辦納俾無愆期爾所不者罰不貸民皆感泣及期
輸納其所孚格者如此吏隸有過失痛繩不少饒而

亦察其自新久必甄收俾不失業天安介於畿湖公
私行旅皆道焉而供億中規貢稅米豆之出於田結
者官代戶首收錢販納卽所謂官結也前任加斂於
民公亟蠲其數而償之以廩餘承弊革謬邑以再造
秋大饑豫辦穀物及時賙賑民忘其灾有重囚謫戍
者過邑而逸法當對吏罪抵鑄任吏隸竭力跟捕事
得已可驗其愛戴猶恐或失也爲政恬約不沽術不
矜持不以苛察爲明嚴猛立威而吏民感服誦慕爲
上官者始疑其寬縱廢事察其所爲罔不推心相待
惟其言是從是皆誠壹之所致也公身不踰中人言

若不出口而有操執確乎難移辨明陰陽淑慝而亦
不立論以自標致居恆整衣冠關門却掃兀然手一
卷也動止咸有常度於得喪寵辱不惟不動心亦未
嘗掛齒不喜與人徵逐生長京華而足跡罕出里閭
以故識公名面者鮮是蓋播染於庭訓而卽其素性
然也不佞與公有通家之誼夙服公爲當世之修士
公外兄襟溪李公每艷稱公內美及弔公于湖廬見
其孺泣嬰哭有不勝感悅益亮齋其從叔父判書公
所撰狀文謁隧銘苦切讀其狀以天倫至情象平生
志節境眞語到有足以不朽復何須於不佞哉益亮

曰墓不可以無誌願有述焉有不忍牢讓遂力疾而
爲銘銘曰

有美一士懷瑾握瑜韞積自珍非求善沽晚成祿隱
不激不渝薄試牛刀百里交孚如驥能展如雨能施
粗跡循良龔黃可追苟充志業何用不宐脩程短筭
時命俱隨疇乘化櫛俾止於斯不贏于躬貽厥後昆
碩果不食徵在子孫黃驪之麓松栢九九兆基并棹
孔固且安淵邱雖易幽宅永完我綴銘辭昭揭玄關

芝山趙公墓碣銘 并序

金文敬先生講道漢湖之上蘿山趙公與其弟諱有

憲首先服事與聞性道之要世稱漢門雙壁於乎休
茂公字季式學者稱芝山先生鼻祖百濟功臣稷山
伯諱成麗季有兵部郎中諱元慶高祖諱必亨生員
曾祖諱翼周兩世皆有經行祖諱昌愈僉樞考諱聖
躋俱稱長德妣慶州全氏其考尚斗也以 元陵丙
辰十一月二十一日舉公于西京之蘿山第生稟聰
慧稍長刻意劬書默契言外之旨被先進奇獎十四
上書文菴李公宜哲問事親之方未弱冠盡通經史
遂慨然有求道之志甲戌束脩于漢上義理常變靡
不講質究極歸趣不肖苟爲唯諾先生期許綦重嘗

曰趙某之篤實可愛公從遊日久所得不貲退與蘿
山公聯棣和箴磨礪上下及讀朱子書至親年日高
生事益寥落之語因嗚咽太息戊子就西郊躬執農
務竭力於甘脆先生聞之手書誠辭于扇詩以申之
曰田間揮鋤時幸勿忘此言公常日服膺依重峯先
生攏頭念書事每東作就田攏橫木爲架置性理書
整衣冠端坐誦讀十年如一日丁酉慈濟革進指血
是冬荐罹外艱哀毀逾禮仍廬墓側晝夜號擗餘力
讀禮北域有後逕每晨往以待行人據理哀懇皆相
戒勿復行憂吉未忍遽歸修葺墳庵扁曰芝山草屋

又申三載授徒於其中至今行路指點講學之所名其洞曰趙草堂丙辰守臣薦公行義於朝辛酉除顯陵叅奉不就 仁陵乙亥八月七日考終于正寢享年八十門人加麻者累十人公以溫粹英秀之資發軔正路及其得師真儒悉聞緒餘則遂以居敬窮理力行三者爲爲學章程最用功於小學近思錄歛華就實循序上進嘗曰爲人而不至聖人是謂忝生爲學而不志兼善是非真學又曰不知不可行知而不行又非真知真積力久心口相應足目俱臻隱顯表裏粹然一出於正無不可對人言者事親日必冠

帶定省以禮生事葬祭情文罔缺及喪師服朞年之制喪餘必往叅雖潦水漲溢不廢也事蘿山公如父愛敬備至切磋相成爲兄弟間知己學徒全集講授不倦閒居瞑目端坐以驗未發時氣像時或游泳泉石暢叙精神尤倦倦於節義爲圃隱先生錄事暨殉義碑于成仁碑傍崇節祠三忠錄蒐輯成編付諸剞劂皆公所倡也始公負笈漢上同門諸賢莫不以遠大期之及其學造高明靡不折節下了中洲李公直輔稱其純粹篤志卓然自授府使金公履中稱其發前未發樂言英才人有遊朴淵者歸見松園金公履

度金公問曰君見趙某耶曰未也曰然則不足爲壯遊也柯汀趙公鎮寬留守西京依尹月汀邀徐花潭故事會諸章甫邀公而禮之設旬題題曰拜梅花蓋文敬先生素愛梅一日公往漢上先生出而有益梅盛開公以先生所愛遂拜之時人傳爲美談故乃爾也 國舅永安金公祖淳悶其貧窶畫庄以資公不肯受金公以書辭之曰生雖鹵下慕義樂善不讓於古雖不欲受人一芥邵堯夫之安於潞公所待者顧亦不可效耶公病末學溺於文辭嘗曰後世載籍甚繁書愈多而理愈晦故不事著述有應 旨疏策文

集僅若干卷其疏以人主之正心爲弭災之本而懇陳田察民隱爲時務之要其策以明教化正風俗爲之本可見其識務之學也惜其隱淪巖岡克展布於世也然林居講學潛導諸生用壽斯道之一脉其功亦偉則利澤之及於一時者未知其孰爲多少也已卯府儒陳章請褒 特贈戶曹參議己酉躋享蘿山祠於平爲善者可無怠矣配密陽朴氏昌宗女生先公四年歿先公二十年墓同壙在芝山先兆左麓枕酉之原男胄溫有至行孫男德休志休謙休德休取再從弟教官第四子熙祿爲后不佞猥述蘿山公

隧銘而尸居視蔭筆與心朽不足以闡揚德懿然公
之爲學專用心於內故銖累寸積德盛行尊無媿爲
漢門之高第也蘿山公孫鼎休以不佞慕悅公有素
謁麗牲之文已積歲年義不可以終辭遂力疾而爲
之銘曰

崧高松嶽鍾毓精神維河南氏世篤儒珍芝翁揭揭
絕類離羣宮商齊唱以篴以塤考槃在漢有大宗師
坐春立雪江漢羹墻叩鍾鼓篋庶幾升堂忠信孝悌
研理居敬好我黨類以聽帝命常棣有華曷不韡韡
是曰雙璧難兄及弟以贈以祠孔嘉俎豆匪公之以

惟以勸後鬱鬱芝岡恤恤玄隧載詞石章用詔千禩

學生鄭公墓碣銘

并序

興德縣西十里龍頭村有枕葵之原卽延日鄭公諱
壽國之墓也公孫瑩達齋遺事謁余爲銘余曰公行
義自不朽何資于腐筆且人之爲善卽天理當然何
必發潛德幽光反損其無所爲而爲者哉瑩達曰唯
唯否否實寓於文無文何以記實願有述焉感其悃
誠而叙之公字士安鄭氏以諫議大夫諱宗殷爲初
祖閱羅麗入 本朝名德輩出至恭簡公諱洪貞肅
公諱淵父子繼顯屢傳至 贈左承旨諱汝溫 贈

世宗集
參判諱濼僉樞諱始顯寔公高曾祖三世也考諱寬
賓妣江陵金氏稜其考也自幼戲嬉爲識者所許及
長容莊氣厚施措出人意表性於孝蚤孤居瘠常恨
不克終養養偏母以甘毳有餘輒分病兄用安親心
常作嬰兒戲怡愉順志然當其所當諫亦不苟順生
朝俗節置酒獻壽和氣融泄及遭艱不與兄弟分力
擔夯庀喪情文俱備哀毀幾不全孺慕終身廟事壹
遵朱文公家禮推誠追遠樹碣于先塋又置祭田祭
器并施於外祖外舅家勢清貧五兄一弟俱無以自
活伯氏罹貞疾不省家務一切幹蠱皆依公爲重公

力治產業與兄弟共之撫養諸姪昏嫁擇對無間已
出而均其分田許其近者曰躬耕者不宜遠訓子姪
以義方所居商賈輻湊以紛華稱俾不交接設家塾
施教有村秀子弟貧不能爲力者俾與子姪同業周
衣食助科需俾底成立每值窮乏出穀以贖鄉黨及
甲寅己巳甲戌三歲告歉餓殍載路而惟公所居四
里賴公之日粥月賑用奠厥居有揭榜通衢者曰邑
號興德人有興德云邑濱海貢獻悉責浦民民經大
侵勢莫支吾公爲創保民襖民以無斂久益方便鄉
校明倫堂獎塾力誥舉羸羣疑衆難公歎曰孔夫子

為萬世開太平不於此用力亦復何為遂幹當修繕
不少勞力凡百施為皆類此 純廟辛巳九月二十
二日卒距其生甲戌為六十八遠近親疎莫不嗟悼
及葬地逼於村村父老願以儻宿恩赴役如親戚數
郡畢至送喪曰仁人之恩其利惟博配高靈辛氏考
景澹歸來亭末舟其先祖也以和為度事姑孝承夫
敬親黨婢僕皆得其歡哭長子理遣仲子願攝養則
義不可終老於長孫家誠諸孫曰家道升進由敦厚
產業持守在勤儉用此為謨毋忝爾先君歲製亦禁
止奢泰咸頌克配公德云後公光五年乙巳歿壽八

十七墓在本縣二東轎巖乙坐三男二女男翼良有
文行而歿棟良憲良為伯父後女適李匡善金聖鉉
翼良子允達女申澈求蘇輝民李基煥棟良子馨達
女李鳳燮金贊休憲良子彥達亦有學行早歿其妻
李氏下從次瑩達女適奇弘衍金堯英黃在學海瑤
海碩朴源衡妻允達出李匡善子壘堦塚奎女黃仁
源柳仁興金聖鉉子錫觀曾玄不盡記孝友睦嫻任
恤是謂六行得於心之理而見於日用常行公於六
行庶幾無愧急人之難甚於己私以己之初年貧窶
設以體人之情也鄉人士舉公行治于營邑公力挽

而止是見公之不疚內省也子孫蕃昌充衍堂宇天道報善其在斯歟銘曰

生使人懷物使人思何以致此篤行好施功見言信無所爲爲玄源孰啓視厥祖曾遺澤孰承後昆是徵赫赫其先詵詵其傳凡厥爲善祇此幽阡

孝子尹君墓碣銘

并序

安州南四十五里登龍山下枕坤之原卽孝子尹君之藏也其仲子穉維以其狀屬余爲銘穉維從余遊者有年非以私而溢美其親者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告來者固君子之心而况穉維之言可信余又何辭

君諱文璋字士弘初諱文約坡平人高麗開國功臣諱莘達爲初祖至文肅公諱瓘入 本朝有諱巖佐翊功臣封坡平君尙淑慶翁主又累傳至諱鳳儀諱泰殷諱德諧諱聖著寔君高曾祖禰也妣崔氏無育繼妣慶州金氏重夏女舉君天資清明樂愷不好遊戲性於孝未弱冠遭艱哀毀幾不全每哭諱哀慕如袒括養母以志四壁徒立而僂身之物罔不畢給或慮甘旨匱乏越重江入城市典衣賀致出入必告還期及日歸覲每雞鳴而起入省起居及明供親滋味未或少闕一鄉咸稱尹孝子焉少好學不讀非聖之

書書揭格言至論終身服膺與族兄之範契好篤厚
每約日會講揚挖經義以沈潛默會許君君常誠子
姪以求仁爲己之道被服儉素爲一家法雅性狷潔
一毫不苟取嘗騎馬而出馬逸襲民穀歸而計給其
田主田主所不知也辛未土賊猖獗奉親避亂于博
川德安村土豪金達成乘古城僉使上京自立爲鎮
將殺牛犒軍君居隔鎮一嶺賊致牛肉爲餌誘脅君
不已君嚴斥及達成伏誅安州牧使趙公鍾永贊君
以義士賜肉十斤 純廟辛巳八月二十二日歿距
其生辛丑爲四十一配平山申氏永哲女舉三男一

女男稜維早歿次穉維次瑞維女適崔鎮弘申氏各
葬于州南五里權擘山巽坐原別有碣噫君生稟至
行愛重髮膚凜乎淵冰以至沒身者非有得於天植
之厚何能與此且當寇亂斥逆豎所樹立卓爾如君
者豈不誠一鄉之善士哉厄於短造罔充其志業惜
哉穉維樂善好學其進未可量不食之報其在斯歟
銘曰

薩水之上有尹孝子居百行源爲一方紀惇孝攸推
自具衆美洞辨逆順賊豎心死本之則存劬書研理
苟假年壽靡遠不致我銘斯懿昭揭百禩

墓表

工曹判書金公墓表 己亥

純廟三十年庚寅十一月某甲清風金宅善合葬其
皇考工曹判書諱基厚皇妣貞夫人恩津宋氏于楊
州文谷里先兆坐壬之原屬直弼記其世著其德行
資歷以識其葬其世曰文毅公諱湜以道學顯文貞
公諱培以事功顯忠翼公諱佑明貞僖公諱錫衍孝
靖公諱聖應判敦寧諱持默以忠蓋顯公判敦公之
冢嗣也其德行曰公有至行生事死葬孝敬備至薦
誠蘋藻終身采篤調護病第分田宅立螟嗣克成家

道教子女以義方視遇宗姪有踰己子躬庀終事靡
有遺憾語及輒掩涕撫育其孤俾底成立治家如治
朝人不敢干以非義戚聯 王室奕世隆赫常懷淵
冰杜門守身斷意徵逐口未嘗出雌黃出入 禁闈
六十年對家人不及宮禁事 正廟知公謹慎故眷
遇甚重及先公管內營時營制新勑戎務繁餽 正
廟下札勉公以爲老人替勞又曰不直爲老人省力
有如習禮來頭箕裘之業有若挈領公所被戎垣除
命卽 正廟遺意也公以三世將兵居恒悚惕且以
濯龍之戒爲辭雅言平世將臣靡所猷爲惟典守爲

急務秋毫不妄費所蒞兩管庾厥充牣一心盡職不以威利怵疚與州郡爲政終始一揆爲報國承家之義諦焉丁亥被徐萬修讒誣公名登白簡屏跡荒郊舍冤忍痛如不欲生嘗誦 孝懿聖母訓辭曰 貞純聖后本親之禍兆於垂簾垂簾當爲至戒仍舉明聖聖后每飭外親不得赴舉公早廢公車卽有所受而晚暮遭罹罔測尤以貽累 慈德爲至恨自謂無面目歸拜 聖母及乙未五月 明敬大妃遵純廟遺旨 特命停啓 恩言渙宣昭晰無餘公抱冤泉塗者於是焉克伸矣公字士重 英宗二十三

年丁卯十一月十九日生中甲午生員拜 寧陵叅奉翊衛司洗馬禮賓平市主簿戶曹工曹佐郎正郎義禁府都事司僕寺判官中部令廣興倉守繕工監副正惠局郎丁卯 特除同副承旨序陞至左副間爲工曹叅議辛未又 特除摠戎使間拜戶工刑三曹叅判副摠管漢城左右尹同敦寧己卯除禁衛大將辛巳 孝懿王后昇遐以銘旌書寫官進嘉義壬午復除摠戎使以 孝禧殿享官勞進資憲除工曹判書知敦寧都摠管漢城判尹丙戌以準八臺進階正憲亦嘗典咸悅載寧瑞興谷山黃州光州平壤豐

川驪州九邑此爲內外踐歷也妣 贈貞敬夫人韓
山李氏縣令奎煥其考也配宋氏肅欽之女同春文
正公五世孫也舉一女繼子宅善前牧使女適府使
沈應奎牧使繼子益相府使繼子正植女縣監金在
晉公晚築安巖別業每興至獨往課桑麻藝花竹澹
然忘反逮夫遜荒其中塞兌息影五年而卒卽庚寅
九月八日也公儀容魁偉氣度莊嚴忠孝由性不待
修飭且愛慕儒士拜漢湖櫟泉諸賢亦嘗待直弼綦
重候公于林居問大耋視蔭而猶竟日危坐非所以
自安也公曰少學於李處士龜祥處士櫟泉高第也

吾立心行己得於此公者爲多云公平生謹畏兢兢
如奉盈執玉者豈無所以而然哉公家再結 天姻
世篤忠貞至公而慘罹橫逆讐言罔極竟致 天日
回光幽明無憾永有辭于後世是可驗天定孔固援
筆而書之用告于九京且以慰胤子之孝息焉

判敦寧朴公墓表 壬子

判敦寧 贈領議政錦石朴忠獻公諱準源以貞德
邃學有大勳勞於 王室長子諱宗輔戶曹判書忠
翼公次子諱宗慶吏曹判書文肅公以忠翼公子爲
文肅公嗣者判敦寧諱岐壽是也公字鳳來潘南人

奕世隆顯不須譜也忠翼公配大邱徐氏郡守廣修
女文肅公配德水李氏郡守述模女公以 正廟壬
子八月十六日生幼有異質凝重寬厚屹如巨人忠
獻公以宰輔器目之庚午中司馬兩場甲戌李夫人
寢疾公不解衣夜必禱天百餘日不懈及丁憂水漿
不入口哀動徇人朝晡之暇潛心研禮於伯祖近齋
先生有羹墻之慕取其遺稿編成禮說爲有家日用
之常禮丙子服闋魁柑製直赴 殿試屢擢堂后丁
丑遭文肅公喪制除由侍講院說書陞司諫院正言
司憲府持平掌令 特除弘文館副校理進應教拜

同副承旨輔德禮刑吏曹叅議成均館大司成陞嘉
善刑吏曹叅判同知 經筵義禁春秋陞資憲工禮
兵吏曹判書知 經筵都摠管判義禁左叅贊屢陞
至輔國階判敦寧府事兼漢城府判尹於外則成川
府使慶尚咸鏡京畿道觀察使廣州留守此其踐歷
也公恪勤奉公忠愛根天 翼宗代理初載差進饌
都監堂上叅酌時宜情文得中有稍涉豐豫從容稟
裁多蒙 睿獎庚寅 鶴馭賓天公以受知特濫至
恫在心如不欲生秋 殯宮告災齋攸勢熾上下軍
民環視頓足公奮然直入曰臣子當今日之變尙可

爲身計耶涕泣奔走不恤自焚竟撤幄攀舁而出衛
士咸稱真赴湯火於公親見云其判兩銓振拔淹滯
物議允協爲政子諒廉幹要以宣 上恩察民隱爲
務在成川斷斷吏事勸課農桑戢吏奸猾威惠并行
嶺藩時取道內年久獄案躬自審理多傅生議俸祿
不少利己惟祗弊蘇瘼是事別具錢穀庖爲不虞備
以千萬計列邑立石頌之及按畿甸連歲大侵管儲
枵然凜乎若不能朝夕公講究荒政請移兩西小米
幾千石航海轉運量分諸邑俾得以賑濟之都下流
丐載路公又設幕於天然亭邊日三饋粥恒數百口

營有巡雇兩庫支放米以本色貢納爲畿民痼弊公
特許貸錢以惠廳受來儲置米換給且有殖債於外
邑者年久逋積徒存虛帳責償不已怨讟胥與公并
燒券蠲蕩逮按北臬前伯歿于任所債負近萬數公
捐廩充報無難色是歲南關大饑民皆殯死公屢請
籌司移北關穀數萬石拆分救急於是關以南無捐
瘠化饑之患較諸富弼青州活民而無損焉式年設
監試試士北土僻遠習俗頑悍冠章甫者每與營屬
滾成一團鑽刺私逕靡所不有公嚴束明察上下肅
然試事公明不中者自以爲無冤其不矯不隨悉心

辦職類如此內午冬拜判金吾以議獻諫臣金錫配
所從輕罷職退處揚州村舍因念鍾鳴漏盡夜行不
休古人誠也欲歸敦嚴舊壘逍遙山水以終餘景未
幾蒙 恩叙丁未除兵判 上審公忠勤可屬大事
眷注逾隆公惶感不敢言私竭力趨膺未數月而疾
作竟以是年九月考終于正寢享年五十六葬于忠
州雲橋里坐子原配貞敬夫人林川趙氏生員學彬
其考也子齊元早歿無嗣取堂兄齊憲子頤陽爲後
女長適進士徐相弼次適洪淳膺公天賦寬洪孝悌
成性事繼妣申夫人以誠居憂盡禮以早孤未及終

養爲沒身慟愴終追遠靡極不至述忠翼文肅兩公
言行并蒙節惠之典公感泣曰不肖猥藉先床致位
崇顯常恐不克闡揚先美今焉志願已畢死且無憾
甫兩歲而長逝其言讖也常願附葬求同局兩穴爲
遷文肅公宅兆仍爲身後計術人皆云難便公曰穴
只要安穩葬當用聚骨禍福不足言及占山壘治緬
具而未及就將成公遺志云事伯氏如事父伯氏遘
疾涉疑公時按畿輔賑務方張而曉入暮出守側扶
護伯氏勸公避休而終始不渝有妹適東峽公挈全
眷處比閨與共飢飽妹夙抱貞疾公躬煎藥尤有燃

鬚之愛季父叅判公癘病無子性又卞急公將順其志立其後嗣豫備歲制并及於從叔母六代祖祧位將遷于海鄉公憫長房家貧捐俸立別廟以祭愛從子齊寅無間已出接屋而居教以義方周其衣食敦睦宗族伙助昏喪有踈族死殯嶺外而不克返葬公爲辦數百金移緬故土是皆孝之推也戒飭子姪謹飭守拙勿妄求榮利爲姻戚故舊汲引甄拔者甚多御奴僉息威互濟有舊僉貧不聊生者公畀以文肅公廩餘米千包有過於范純仁麥舟時公年甫弱冠而其施予博厚如此律已端肅終日無散容好禮答

問常變靡不中窾不信巫卜讖緯及番舶出沒騷訛胥動有勸公置峽庄公曰吾家與國同休戚設有事變曷可苟免若或先倡焉用宰相爲哉言者媿服公妙齡蜚英出而旬宣八而叅贊用副朝廷心膂之寄以承家世忠孝之傳委委休休爲時名臣嗚呼懿哉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觀於公三世勤勞公而忘私益信國家之不可無世臣乃爾也不佞與公有累世之好夙諳公家學之純內行之備蓋有人所未易及者而淹病窮湖聲塵曩絕今讀其家傳立朝行治又井井有可觀信乎

有本者如是夫噫斯可以垂之金石而不泐也頤陽
冲藐克述先誼謁麗牲之文厥誠真篤未忍以耄癯
辭遂力疾而書之俾鑄諸石陰云爾

墓誌銘

孤隱李公墓誌銘 并序 ○癸未

國朝 莊 光之世蓋多節義之士死者湛宗而不
悔生者遯世而無悶雖所值之地不同而其所以成
仁一也當時事爲國大諱士之特立獨行自靖其身
者舉自晦其迹久而後名始彰世所謂生六臣者是
已又有孤隱李公智活并世而作畢義靖獻與生六

臣同歸而跡愈晦人鮮有稱焉君子悲之公字忘紀
以 永樂甲寅生生稟絕異不須師教已自志學丁
酉中司馬英聲藉甚薦授雲峯縣監務旣而聞 端
廟遜位卽日辭印綬去時公年二十二遂隱于居昌
之朴儒山朴儒者新羅人雜亾而滅景茲山故名焉
公爲文而祭之曰娥林之東有山縹緲故老傳說主
人高標殷之西山晉之柴桑邈矣高風留彼崇岡丹
崖翠壁彷彿遺塵噫微斯人吾誰與隣卽公自道也
仍倚山而亭榜以望月月與越叶音用寓望美之息
也昕夕登亭北向瞻拜壹鬱不平之鳴發諸歌詩聲

調哀絕有楚騷遺韻逮 端廟昇遐于越公益忽忽
忘生每携酒山頂竟日痛哭如是者終身仍卒于亭
而葬于山背癸而面丁者其兆也後三百餘年京外
章甫聞其事于朝 當宁壬申 旌其間曰忠臣之
門丁丑又 贈吏曹參議是爲公始卒顯晦之大畧
也公星州人鼻祖諱純由當新羅屋社義不事二姓
廢徙京山而贊焉五世祖諱長庚仕高麗封隴西郡
公生諱萬年中軍祇候贈都僉議政丞星山府院君
生諱台鼎星山君生諱得芳入 本朝禮曹判書生
諱渠吏曹判書大提學卽公四世也妣曰金氏其考

判書忠秀也公娶柳氏府院君元儉之女祔葬公墓
舉四男二女文賢縣監文粹郡守文美文通皆正郎
縣監劉潭李從魯其二婿也孫男十三人之培之蕃
郡守之茂進士長房出命山生員命壽命崇命崙次
房出養根翰林培根主簿繼根 贈參判植根生員
三房出孟健孟強孟張四房出曾玄以下并不載鳴
呼當乙亥丁丑之役荷 知遇受 顧托者舉多賣
國媒榮販君賭利自視以爲得計而如公者妙齡英
才宜無往不遇且官不過一縣吏耳真所謂不識何
狀而遂乃不終日而作竄身於窟山巖巖木石鹿豕

之羣以沒其世而泯然無跡其所以矢死盡分者惟
可徵於零金片羽之中 恩楔榮馳竟在於百歲論
定之後天之報施於是焉可見矣嗚呼其委命遵晦
於桑海貿遷之際不中道而改度不毀志以徇時其
所自致者比諸慷慨殉國又加難矣以故余嘗服公
義至高以擬諸六臣之烈公之雲孫光烈千里入京
師請誌公墓夫發揮幽潛鑽辭陵谷所以圖不朽吾
豈敢焉且若公之爲要盡君臣之倫以全其心之德
而已應不以不見知而爲悔何有於死後之名哉栗
谷先生嘗評梅月金公曰使後世不復知有金時習

抑何悶焉推此義也復何悲磨滅而不記乎光烈申
懇不休竊感其苦心謹爲之銘銘曰

允矣六臣大東伯夷一生一死義與時宜聞風而興
亦百世師以是銘公庶無愧辭勗哉後人其無射息

副正 贈兵曹叅判諸公墓誌銘 并序○壬辰

萬曆龍蛇之役副正諸公弘祿從其叔父忠壯公棗
倡義剋賊又後先殉國亂定錄宣武勳逮 正宗壬
子褒獎忠壯公併 贈公兵曹叅判仍 教曰金德
齡兄弟生長之村旣命以牲繫代烏頭獨於諸涖與
其姪宣武功臣弘祿其可不一視乎就其成仁之地

特書曰 贈兵曹判書忠壯公諸洙宣武功臣 贈
兵曹參判諸弘濬叔姪雙忠之地命詞臣記實鑄雙
碑豎星州賓館之前及晉州蠹石樓傷始公將舉義
佩譜牒帑中誓一死報國謂從弟弘禎曰忠孝不可
雙全君護吾母大菟山中吾當專心討賊於是忠壯
公屢破倭酋于熊川金海鼎巖又大捷于茂溪復高
靈星州諸邑軍聲大振而公每戰必賈勇先登以寡
敵衆故尤爲賊所畏及忠壯公戰切公號絕不欲獨
生返葬而謀再舉統制使李公舜臣稔聞公智勇貽
書願見及至李公大喜仍處幕中參贊籌策丁酉倭

奴再逞元均代李公於是公赴晉陽協力守城一日
覲母大菟而歸到晉州城下猝遇賊搏戰殪渠魁復
單身衝突殺傷過當竟中流丸而歿丁酉六月二十
二日也弘禎求公屍于戰地時方溽暑積屍腐爛而
獨公顏貌如生斂葬于固城尺谷之子坐是爲公始
終大略也公字景行漆原人以高麗平章龜山君文
儒爲鼻祖其先出自諸葛忠武侯云奉事諱哲孫僉
中樞諱祖謙 贈參判諱灝卽公三世也參判公娶
晉陽鄭氏叅奉于齡女以 嘉靖戊午舉公天性剛
介內行甚備早孤事母惟勤頃暫不離側辛巳擢武

科以親老亦不求進取鄉黨咸稱孝子配朔寧崔氏
无育取弘禎男軍資監正汝亮爲嗣汝亮生命圭命
瑞命圭生夏森命瑞生夏輔夏英夏一其餘不盡錄
嗚呼君臣大義性於天植其所以致命遂志者非有
所爲而爲然世之偷生苟活忘君負國者踵相接也
惟公不識君面又無官守而徒以忠義相感激見危
授命如赴樂地公可謂不負皇降之衷矣且若叔若
姪相繼立懂用扶人紀致 聖朝曠感爲萬世臣子
勸嗚呼偉哉忠壯公後孫安國謁公墓銘愈辭而愈
懇若是者詎但爲不朽公共銘曰

白刃可蹈金革不厭雖強者事人孰能敢嗟嗟諸公
倡義南服意氣相感是姪是叔敵愾除兇素所蓄積
奮挺討賊幾有不克以一當千衆寡不敵熊魚取舍
惟我所欲千秋晉陽事雲水白生爲勇士死作鬼雄
江流不絕蠹石磨穹烈烈其氣蟠結爲虹并時殉國
一門雙忠 聖朝褒嘉酬死綏功發潛闡幽桓楹載
崇我述斯事納銘斧封聊以勸忠永詔無窮

滄村處士金公墓誌銘 并序 ○ 癸巳

金生洛龜以閔侍郎昌懋所爲狀來謁其曾祖滄村
公玄隧之銘余於公雖無一日之雅洛龜旣從余遊

又不遂其願而死余固慚賢而文者不忍負洛龜謹
掇而敘之公諱仁屋字子厚滄村其號也系出彥陽
高麗侍中威烈公諱就礪其鼻祖也入我朝有左
贊成諱瓘錄敵愾勳封彥陽君諡恭襄公會祖進士
諱承績與其弟參奉諱承緒以孝祭于鄉祖諱應三
考諱洽娶公州李氏某之女舉公于金溝之巨野性
醇而容肅髻齡已見端序九歲遭外艱執禮如成人
哀毀幾不全事母盡誠嘗夜強盜搶突手勢甚劇公
號泣願母傷吾親盜感其言相顧曰此真孝子麾其
徒而散時公年十歲母泣曰汝年長不學恐無以紹

先蓋就外傳公受命請業于族父柎巖處士天瑞學
既就發歎曰凡資舉業而媒進取者非榮親則顯名
也幼而失怙偏親又老何立揚之是圖遂謝功令不
離庭闈極志物之養者積四十年及母歿守廬終喪
仍畢命於松楸杜門却掃對案端拱惟專精性理書
訓子弟教鄉人必以孝悌忠信存心愛物趨人之急
而厚施薄望嘗出帛主人不在值昏暮止宿外舍後
其人以書問其壁中藏錢有無公即貸三千錢送準
其數其人納之語其妻妻大驚指室中而曰錢在斯
金公不校真賢士其人持錢來謝公終不受曰是賻

也聞者歛服謂配美於直不疑云公以 英宗乙未
七月三日卒距其生壬辰十月二十日爲六十四歲
墓于禾利洞某坐將營窆慮其地逼閭閻村民來言
熏德罔聞幽明因所願而葬焉其爲人所歆感如此
公元配全州李氏震爽女生致默繼配長淵邊氏鑰
女男致澤女適李亨一公性好施與常恐不及歲飢
私賑惠而必周亦以殖貨爲耻一鄉向化而公爲善
益力常願囿一方於懷仁興孝之域焉邑倅尹侯心
緯屏溪先生子也造公廬扣所存歎曰君子人也仍
贈小學一部御史洪允五亦款扉察公行義而曰南

來得一士當聞于 朝道歿未果云苟非公實心好
仁亦何以與此哉古有名言名不足以得異人可以
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以故循名而責實
焉如公者可謂行浮於名者歟是爲無所爲而爲者
耶遂爲之銘曰

金肇威烈丕顯恭襄煌煌成蹟載勳旂常亦粵文烈
身挾天綱雙孝祭社克嗣其芳有美肖孫胚胎前光
晦身林垆遠世自藏本之則存有聞其章庶幾觀感
熏德一鄉禾山宮堯良士攸藏其存不朽其后彌長
我庸作銘用昭幽堂

杞園魚先生墓誌銘 并序 ○甲午
農巖金先生講道白雲山中時新經大禍門絕步趨
而獨杞園魚先生負笈而從之扣發名理盡聞性道
之蘊金先生稱之曰舜瑞純粹遂許以師生間知己
始允庵宋先生釋朱子大全全部屬金先生訂定成
書金先生又以問曰草本悉付諸先生先生盡精梳
櫛總厥條貫用卒師門遺志俾兩先生微言大義賴
以闡明卽其滿腔苦血効忠于朱子者前後一揆猗
歟休哉先生諱有鳳舜瑞其字也學者稱杞園先生
系出咸從鼻祖諱化仁至集賢提學諱癸甲文孝公

諱孝瞻襄肅公諱世恭左叅贊諱季瑄四世大顯于
本朝高祖諱夢麟童蒙教官 贈左承旨曾祖諱漢
明水運判官 贈左叅贊忠景公祖諱震翼江原道
觀察使 贈左贊成考諱史衡漢城府右尹 贈領
議政妣全州柳氏左承旨諱樞之女先生生于漢師
栢谷里第甫踰十歲謁允庵宋先生先生異其器度
曰必爲大儒魚氏之福未艾及宋先生受後命先生
廢功令己卯 莊陵復位始以親命應舉首魁司馬
又對策魁文科覆試被潛易封彌及拆名乃別人也
先生不以語人而知其事者發焉竟獄成先生亦經

對質自是誓不復赴圍金先生慮其親在不敢自尊
謂先生曰寄矣其志然勿遽語人先生竟矢心不移
人皆爲公朝惜之拜內侍教官不就復授 健元陵
祭奉始膺 命順父師志而乃所樂不存焉歷翊衛
司副率冰庫別提義禁府都事翊衛司翊贊工曹正
郎爲矜川縣監三歲而遷由活人署別提出守天安
郡又因宗簿寺主簿掌樂院僉正爲富平府使戊戌
被儒選授司憲府掌令上書辭復拜者三己亥陞執
義庚子 景廟新卽位別諭 敦召辛丑又被 申
召間拜楊州牧使并不就自是除命不復下矣時

景廟寢疾無繼嗣金忠獻公昌集與諸大臣請建
儲及 英廟正位貳極羣兇乘時逞憾沮戲代理又
興大獄赤土類金忠獻首及於禍有金弘錫者以農
巖先生爲忠獻弟也疏請追奪并及尤庵先生醜辱
岡極先生倡同門諸子上章痛辨曰扶植吾道莫如
宋時烈羽翼斯文莫如金昌協而不幸世道乖裂該
淫肆行此輩視時烈有若血讎又以臣師尊慕時烈
之故移鋒而攻之其亦巧且僭矣於是兇黨趙趾彬
發啓罷先生職及金先生父子并撤院享先生哭告
石室書院時士禍彌天宗國垂亾先生憂傷痛惋如

不欲生常嫌所處近京欲遷世自靖卜築于嘉陵之
金塘將盡室入山而難於將老未忍長違爲歿身恨
焉癸卯戊申荐丁內外艱丁未除執義庚戌復拜
英宗初服首賜金先生諡復院享先生猶以情事未
盡暴上章辭遞六月 宣懿王后昇遐先生承 命
入臨以 后世父也 特賜引見因冬雷 別諭求
言時 上欲消融朋比混忠逆而 命之曰建極先
生上章言真能本乎洪範所謂建極而建極之道又
必濳體朱子皇極辨明訓斯可以消災爲祥辛亥
上講聖學輯要 特命召先生先生疏云 殿下於

是書苟能深體力行由是而端本出治興衰撥亂使
朝著清明民生樂業則先正之道未盡展於當日者
庶可畢行於今日如或未然訓釋雖詳誦說雖精只
做一場好說話何補治理兼辭執義壬子拜司僕寺
正癸丑復拜執義尋擢同副承旨甲寅拜戶曹參議
乙卯拜承旨又以 元子諭善召再辭丁巳 上講
周易先生辭經筵官 召命因進朱子所定古易戊
午拜 世子贊善己未疏辭因請取文靖公李植所
輯初學字訓及爾雅中明白切近者用備 胄筵講
習又請盡農畝溝洫播種耕鑿之狀朝夕指示俾知

王道之本辛酉陞秩嘉善拜漢城府右尹壬戌春
世子將入學荐遣史官 敦召曰卿雖在野喬木之
臣也今不欲見我元良耶先生再跪乞免不許進都
門外陳章請謹亦不許遂祭 齒學禮又 賜對熙
政堂先生進曰堯舜三王之所以爲聖以其舍已取
人從諫不拂也紂之惡何所不有而語其大則拒諫
飾非今 殿下於言者不惟不從摧折詬罵甚則迫
之以威禍訑訑之聲音顏色猶拒人於千里之外况
不獨訑訑者乎爲人上而樂人不違已乃喪邦之道
上曰是予頂門一針也近來私意橫流人皆曰彼在

我直如欲舉直錯在其道何由對曰是惟在講學明
理聖學工夫在於七情中節而七情中易發難制者
惟怒爲甚今 殿下威怒太過一事之激輒至震疊
臺言不概 聖心則不止譴斥其人并罪覆逆爭執
者是豈不遷怒之義乎 睿籌雖高視衛武公懿戒
之年則不翅少壯不接臣僚不聞講筵豈不可惜然
以今日言之講學猶爲第二件事 上曰似以否隔
爲問矣對曰以千乘之尊萬機之繁上不許引接下
無所稟 命一日二日置國事於度外此豈非危亾
之機乎凡人情有所不平忽見大歡慶事必爲之融

釋和怡今 元良就學萬姓歡忭此痛釋疑爵之好
機會是時 上以諸臣不遵蕩平之旨輒有非常之
舉且不視朝故先生言及之 上曰聞卿言予頗感
悟仍欲臨視太學行三老五更之禮先生力辭 命
世子相見用師傅禮及入對仰勉以餘力學文申以
堯舜孝悌之道時 上久不御經筵乃教曰儒臣引
經勸勉不聽其言是欲入而閉門遂行賓對法講
命先生入參先生極言 書筵制度之踈略而曰閭
巷小兒一時不在父兄之側必爲外誘所交亂願
殿下先以身教清燕之中宜令 世子侍衛常以嘉

言善行浸灌耳目誦讀應對之外如懷橘扇枕等事
可時時言之 上曰予欲與山林宿德臨講太學今
將隨卿往遊亦欲以身教元良對曰是爲文具無益
且先正未有當斯禮者臣不敢聞 命一退更無登
對之期惟願以慎獨爲天德王道之要不能慎獨則
雖曰祛人慾存天理而人慾有未盡天理有未純君
上一心或有衰倦怠忽之萌則朝政世道日就紊亂
又曰天有陰陽而其德爲淑慝其類爲黑白是非之
大分已判故聖人體天必扶陽而抑陰取正而祛邪
進君子而退小人明辨是非痛察而行必以中所謂

中者即明別是非天理自然之中而陋儒皆以含糊
不分明爲中故得失賢否顛倒實亂國必危亾而後
已仍請 敦召李絳補弼周 上曰予欲與元良視
學當爲卿裁損彌文卿爲予留先生固辭 上握手
勉回趣心對曰聖人不奪人志何必迫隘乃爾既退
留疏請謹仍進六箴于 東宮冬至因辭疏陳戒曰
積陰之下陽德昭明是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者也
今毒癘爲災勢如燎原 殿下赤子顛隕於烈焰者
不知幾千萬當此陽長之會克體天地之心安靜以
養之擴充以大之使一德孚感和氣旁達又及教胄

上優批嘉納癸亥將行 世子冠禮 手書特召疏
請違命之罪因及早教曰勿以幼冲自居奮發大志
卓然以堯舜三王爲法時 敦迫鄭重疏四上始收
召命甲子正月 世子嘉禮成上本伸賀因陳戒曰
聖心激惱閉閣不視朝者累日 殿下此舉凡幾遭
矣不幾於頻復厲而上下不交天下無邦者乎以平
心和氣四字爲學問根本又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
二語爲定性之法喜怒哀之發物各付物而已不與焉
則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直與天地上下同流矣且
殿下動靜語默無非 元良觀感淬厲蓄發益孜孜

於典學勤政則 元良肖德作聖之本實在是矣以
小學舊註多踈畧 命館閣編輯訓義令玉堂臨問
多用先生說上疏謝因辭食物周急三月 上將親
祭私親廟遣史官問祝式對曰帝王家承統爲重
御名之書不可輕議私親二字只出於私家主恩之
例稱稱諸祝辭非謹嚴之體恐不如只稱封號五月
間 聖候不豫詣城外 乃瘞遂陳疏言 春秋漸
晚榮衛向衰聖人所慎尤不可不加念以志率氣兢
兢自持毋忽少愈之戒又請 世子頒御書筵 上
嘉納曰百章不如一登卿其上來上疏謝申言靜攝

存養之方仍陳心學之要九月 上入耆社推恩進
階嘉義是歲十二月偶屬疾二十九日正終于沙村
正寢距其生壬子十二月二十三日爲七十三歲計
間 上震盪吊祭 賜賻庀葬用一品禮二月丁卯
葬于舊豐德望浦從先兆也配南陽樊氏學生諱文
度之女貞靖公諱處亮之曾孫谷雲金公諱壽增其
外祖也克配懿德闡範咸備爲女士標準舉一男道
凝有異才才冠而歿取季氏男錫胤爲子大司憲二
女適判書洪象漢士人李輔天大憲二男用霖判官
用賓叅奉女適郡守韓泰裕判官二男在沼郡守在

雲女適縣監朴弘壽參奉四男在象在璜參奉在修
在寬二女適申綜府使李鼎老洪判書四男樂性領
議政樂命吏曹判書樂三通德郎樂最 贈贊成李
婿男在誠參奉二女適府使朴趾源郡守朴宗敬先
生約於孝怡愉洞屬志物俱備雙闈俱躋大耋先生
年已高而左右服勤有孺子色慎終追遠俱盡哀敬
述先德樹墓碑累世顯刻無闕焉與兄弟如師友處
閨門如庠序子女服習身教恂恂有士行待宗黨無
賢愚親疎一以誠篤篤於故舊不以死生易心辛壬
之變存恤禍家克殫誠力從遊者居必有講行必有

贈精滄淺深咸有所得晚被 英考殊遇弓旌相續
而以道去就不會一毫苟然自以休戚與共有可言
輒款款納牖而尤致意於萬化之原竟不獲施用使
功烈莫聞於後惜哉先生蚤登金先生之門盡得其
傳退而進修壹遵其丈尺故明誠兩造動靜交養而
專務內修及晚年體道純熟雍容舒泰而戰兢戒懼
之意未始須臾忘也居恒澹泊自守忌懷於得喪榮
辱特以地近肺腑雖積被疑謗多出於情外而信心
不疚一切無辨焉悟解絕倫心靈獨造極深研幾置
水不漏誦羣經如已言專治論語六年而後始易他

梅山先生集
書所收功於論語者爲最晚而玩易樂而忘老方其
潑坐瞑目人莫測其涯涘及聞伊吾聲往往歆動常
持語默之誠而事關斯文是非或恐詖淫亂道爲諸
生授辭疏辨方朴世堂之毀經也 肅廟命玉堂權
尚游取其所謂息辨錄以辨之權公質于農巖先生
代筆駁正中庸諸條辭理明確允契朱子本旨云文
章溫醇暢達連編累牘其出無窮皆本之六經而歸
宿於朱書所著詩文經說語錄摠若干卷五子粹言
論語詳說語類要略對越帖風雅閨誦所編纂而粹
言詳說承師命也時湖中諸儒論心性同異各主先

入先生辨之曰天命之性以理之本體而言萬物各
一之太極無一非健順五常之理也犬牛人三性以
理之乘氣而言氣之在人在物有偏全通塞故理亦
隨其氣而爲人物之性或五者全備或僅通一路或
全無一端之可見然其本體之全則未嘗不自若徒
知本然而不察乘氣之異則迷分殊但言乘氣而不
原本然之同則昧大本又曰氣質者通一身形質查
滓而各心則氣之精爽其昭昭靈靈至神至妙之體
自堯舜至塗人一也未發時氣不用事則心之本體
卓然呈露而鑑空衡平之妙鬼神不得窺其際聖人

之所以爲聖人者亦不過此此時氣質之不善者非
化而無也雖有之而自不干於此心本體又與李正
庵顯益辨難屢千言探蹟抉蘊往往多前哲所未發
惟務講研非爲務勝故與李公交契無替是爲儒門
之軌範者也農巖先生洞見大原發揮道妙文理密
察殆朱子後所創有而先生篤信師說沉潛闡繹卓
然有立於今與後學農巖者由先生而入則應不迷
於所趨也三淵圃陰兩公亦折輩行而待之三淵嘗
許以文質交修博約兼進又歎以克伐怨欲無一焉
至許以由三淵統臨歿又屬以遺編刪述黎湖朴公

亦贊先生以與道終始如古井無波良玉絕類君子
以爲知言云先生既卒之七十餘年外玄孫洪公爽
周爲之狀先生曾孫參奉公屬不佞爲幽堂之誌不
佞辭不敢將未幾參奉公遽歿胤子命能申懇不已
嗚呼先生文章道學之懿非顯蒙所能窺測且緒言
久絕流風寢邈想像盛美若不可以攀際而猥忝累
世之好誦習其言行甚熟及讀遺集服造理之克正
命辭之無差彌恨生晚不及供麗掃而承真詮也謹
敘德業大致俟來者於無窮云銘曰

惟聖有訓學以爲己爲己伊何惟誠之以允矣先生

本乎實履妙齡發軔作聖是希卓乎得師早自依歸
三洲橫經峒陰摠衣抽關啓鍵剔幽技玄乃觀會通
克紹真傳敬奉弘規紫陽之篇總貫箋釋丕闡妙詮
庶幾藉手告功三賢煌煌名理洞貫天人人物五常
厥賦惟均氣質敢干心體至神獨造昭曠靡襲腐陳
神閒氣平安定厥辭得天下理是公非私微言在書
俟百無疑先憂後樂素志是期二邑絃歌是亦行道
晚際昌運 息曠禮邵屢旃乞言如待三老天德王
道敷心以告六箴陳悃教 胄及早斂焉遂初舍章
履貞養真邱園身道俱亨不知不愠君子是程鬼車

豕塗不累心靈靖獻先師感通幽明望浦之山若芥
其瑩郁郁晶光肅肅蕊丘靡敢銘昭名德永留

贈司憲府持平高公墓誌銘 并序 ○辛丑

光海初服羣王竊柄芟薙忠良以牛溪松江爲阱於
國中太學生高公敬履抗章訟兩賢之冤曰崔永慶
之獄出於一時流聞再鞫出於簡辭相連則永慶之
病死囹圄非鄭澈所爲成渾何與焉壬辰 大駕過
江渾時年六十力疾追隨拜 殿下於撫軍之所又
奔問官守 殿下之所明知而論者云云亦已甚矣
鄭澈之清直忠亮而名在罪籍抱冤莫暴并加憐察

特命伸雪以振久鬱之士氣焉疏入兇徒以疏中歷舉前賢而不及晦齋謂是擯斥晦齋擬諸 皇朝朱季友毀濂洛羣賢杖其人火其書之例請焚疏廢錮終身公又上章對辨曰臣初欲伸救成渾而渾所就正者李滉故遽及於李滉滉之所尊尚者李彥迪則擯斥之云以臣反不如兒童走卒之知司馬光乎公既自明一路章甫又齊聲救公而竟不能解公以義處命沒齒無愠懣焉 天啓己酉四月十一日卒距其生庚申爲五十歲墓于光州虛孔谷亥坐歷二百有餘年至 健陵丁巳士論齊發享公于光之雲巖

祠及 翼廟代理因後孫顛蹕 特令以扶正斥邪褒 贈司憲府持平是可驗公議之在人曠世而必定也公字而惕系出耽羅至長澤君移貫長興有諱臣傳以麗朝兵部侍郎國忸罔僕自靖是爲公六世祖也曾祖諱自儉訓導 贈戶曹參議祖諱雲吏曹佐郎 贈禮曹參判己卯禍作遜世自終考諱季英進士以名節見重妣濟州梁氏秉節校尉應箕女校理彭孫其祖也配忠州朴氏監役敏古之女訥齋祥之孫也墓在南平靈泉亥坐三男允厚得厚積厚皆克趾美傳諫以孝 贈官傳諱傳協女柳昌翊長房

出傳康傳建傳憲女金益曾朴鼎鉉金震光宋之炯
次房出積厚無嗣會玄以下不盡錄傳協子斗翼進
士傳康子可成疏救九齋宋文正公傳憲五世孫廷
相可成五世孫貞鎮即戊子請 贈者也公資醇而
志潔操執端確早孤從從父兄霽峯忠烈公學不屑
功令業博通經史以遠大自期未弱冠已妙契璣衡
太極之旨辛卯中司馬仍丁內艱毀瘠幾不全制除
服事沙溪金先生專心求道於世間榮利泊如也雅
愛山水結廬滄浪之上因之爲號云噫公以節義世
家而濟以學問戊申一疏瀉盡腔血爲斯文世教之

光焉以霽峯爲兄沙溪爲師宋海狂權石洲安牛山
任鳴臯爲友是所云道義由師友有之者也論人必
本於父兄師友厚之至也且諸賢發揮引重殆無餘
蘊醜正之徒所以譴公者乃爲公成就不如此亦何
以見公哉朱子嘗釋明哲保身之義曰明哲只是理
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身身如公之爲者順理而已不
恤災害而災害自不及身身否道亨令各長世詎不
休哉公後孫濟元從余遊乞公墓隧之銘辭不獲已
援筆而爲之銘銘曰

瑞石之山靈氣輪囷有美一士用葆厥真扶正斥邪

尺疏叫閻殪殪其心肅肅其筆不容何傷令譽四溢
本之則存孝悌經術滄浪清冷想像風節不隕義問
克紹先烈身與時并志共道伸我庸述銘揚于無垠
夙夜踐述勗哉後昆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

墓誌銘

刑曹叅判鄭公墓誌銘

并序○乙未

故侍郎鄭公既卒之三年胤子海尚抱公狀泣謂余
曰先人墓草再宿而平生言行將就闡忽如蒙惠以
隧銘俾垂永世則不肖庶可以藉手九京抑先人有
知曰得子文吾志也余歎曰吾何忍銘吾友然吾而
不銘誰當銘者遂叙之曰公諱漪字清夫延日人系
出新羅諫議大夫諱宗殷圭組奕世至左議政文清
公諱澈名德冠冕士林於公九世祖也曾祖 贈贊

成諱棟以太學生主張士論疏辨 聖誣爲善類所
推重祖平壤庶尹 贈領議政諱麟煥考興恩副尉
諱在和尙 莊獻世子女清璿郡主舉公于慶幸坊
賜第初諱鎮命字性汝 正廟賜今名 純廟又賜
字而錫以字說殊渥也甲寅 命授敦寧府直長不
就辛酉還授壬戌陞掌苑署別提移義禁府都事換
掌樂院主簿歷司憲府監察甲子拜繕工監主簿乙
丑陞 顯隆園令換宗親府典簿丙寅出監果川縣
戊辰換鴻山己巳移儀賓府都事陞尚衣院僉正庚
午守高城郡未赴換高陽辛未陞瑞興府使甲戌

特授水原府判官丙子陞清州牧使尋罷辛巳以仁
川府使執事于 健陵瀛朝敘勞陞通政壬午 特
除同副承旨後累拜序至左癸未以 孝禧殿享官
陞嘉善拜漢城府右尹轉左尹同知義禁府事都摠
府副摠管後屢拜甲申除刑曹叅判又以 景祐宮
享官陞嘉義丙戌以同知敦寧府事出守淮陽府己
丑又出牧驪州再期而賦歸自是不復起矣壬辰九
月三日考終于園泉本第距其生辛丑正月十四日
爲五十一歲訃聞 賜賻祭如例越三月戊子葬于
楊州陵谷坐坎之原公娶延安金氏學生諱載象女

儋靖公相紳曾孫也舉一男一女俱不育繼子海尚
前別提有二女幼公生稟絕異一歲而効語二歲而
誦風騷三歲受解語方于世父默識而不錯議政公
授公以扇佩而歿公敬載巾衍久猶寓感焉七歲入
闕私覲進退中度見蜘蛛近御榻以身揮之曰么
麼裸蟲敢近香案乎上奇之曰天生忠誠九歲見
盡雪中羊咀徫有植旄者指曰此北海上漢中郎蘇
武也四座驚服修葺祠屋見廳底石函曰是爲緩急
藏主而設其警悟夙就如此性於孝庚戌丁外艱居
瘠如成人戊午服承重內憂辛酉又丁內艱情文俱

摯嘗侍食驗匙箸多少以爲憂喜常以早孤含恤終
身事世父順志居養喪祭靡極不致友悌二姊及老
彌篤愛諸甥如己子周急恤匱如恐不及窮親貧交
歸之如旅居家崇四禮嚴內外平生不問家人產業
亦不以事物經心體不御綺羅口不食兼味絕無禁
齋氣味非勉強而然也嚴於辭受有餽而過者輒却
之曰與者傷惠受者傷廉莅官如家克輸悃愾抑強
杜私不尚聲譽信心直行去就不苟以故未曾終三
年淹也俸餘不入于室曰我家牌賦足以供賓祭之
需安用此爲哉每執鞭而歸其廉介拔俗皆類此出

入禁闥兢兢翼翼常存溫室樹之戒焉天姿寡慾樂
易昭朗面如冠玉符彩襲人有神聰博涉書史讀不
過數遍終身不忘爲詩清警可誦筆畫精妙未成童
已然而不少槩見嫻習 國朝典故每公家有事疑
難焚錯輒詳切辨諭諸僚皆遜聽做邑劇劇再接訟
民已曙其居住役名各實未敷而吏民不敢欺焉雅
不樂市朝無官則輒獨往丙舍瞻依松楸以寓蓼莪
之慕嘗愛原驪間山水求田問舍用擬六一翁歸潁
故事而病未遂仍僦居駱麓茅茨隱約蕭然如林廬
時與野老爭席人不知爲舊侍郎也居恒任真不設

畦畛而自守甚確居外絕苞苴處內戢刺牘其所以
立脚得住者無媿汲直之不拜范理之不禮而老益
遵晦一步不枉是爲公晚節所樹立卓然者也公卽
吾姑母子婚而行委禽之禮于吾家以故世親之愛
至皓首靡替常期于東峯泉石公至自薇山墳菴觴
詠跌宕風流溢發仍擬分華卜隣用追龐徐故義而
公不少待矣每臨風把酒想像其高情遠韻而林壑
有餘悲矣銘曰

嗟嗟鄭公 王國之甥銀潢混漾玉佩鏘鏗紫馬九
郡黑頭貳卿繫公所樂不在顯榮富而能儉貴而不

驕恭爲德基令聞孔昭有味蔬筍婆婆林臯棲心澹
泊遠世超搖若將終身行歌反招豈欲長往祇可自
怡繁紅嫩綠屏諸庭墀幽篁寒菊左右相隨欣然相
托歲寒心期晚晦於身其大爲守詎若世人威榮利
疚緇塵昧俗獨我拂袖庶幾無忝爲文清後維揚州
西華岳嶺岷公藏居中宰如之安玉樹黃壤不朽者
神知德者誰惟我故人靡敢獻諛用累公眞

贈吏曹叅判蒼坡鄭公墓誌銘

并序○乙未

人皆有一死死得其所難故曰非死之難處死之難
也君臣之義靡所逃於天壤之間則當死而死詎有

薦紳韋布之殊哉禮云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由
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純廟辛未土寇起西
陬處士鄭公魯爲賊所執不屈而死之始公胤子著
爲嘉山郡守公率叔子耄就養于官牙至是一門并
命皆死於忠事聞 上震悼比諸卞氏兩世西原三
忠及顏真卿宋象賢而 特贈公司憲府執義後用
大臣言加 贈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
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著 贈兵曹判書謚忠烈并
旌兩世之間曰忠臣之門耄蔽父受創旣絕而甦待
闕服收用遠通聞者罔不感歎泣下噫彼小醜卽是

崔符之警耳國家昇平歲久民不知兵闖發豕突半
省影從未旬日而陷八郡長吏或降或逃京師大震
八路駭動誠岌岌乎殆哉公勉胤子以死於封疆既
又秉義捐生以醜王臣苟活之心而折亂賊方生之
氣不半歲而殄滅即公闔門并死之力有以致之也
或有以公無官守謂無從容而死者非也孔聖勿殤
童跼晦翁褒獎山僧衛士是豈可死可無死而死者
乎如公之死當與日月爭光也公孫胄錫以公遺事
屬不佞爲誌不佞并世而不識公面竊嘗有執鞭
之慕遂爲之敘曰公字公勉號蒼坡其先清州人而

世家京山少時跡弛不羈隨長者攜書蕭寺仍折節
向學及長治博士業累發解不中歎曰窮通命也詎
可與小兒輩爭得失遂廢舉專心讀書淨掃一室凡
案書籍位置必整曰是亦學問中一事也常閉門靜
坐閭若無人人不知其所樂也家徒四壁不蔽風雨
往往屢空而裕如舉宋龜峯足不足詩曰使人胷中
快活志氣骯髒言論磊落鏗鏘然尚友千古常云大
丈夫當爲國家死馬革裹尸若馬文淵者真奇男子
恒誦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又揭真正大英雄
從戰兢臨履做出來一句于座右有殉難於龍蛇之

役者爲和岳武穆滿江紅詞以弔之嘗讀宋文正公
辭貂裘剝而擊節曰大老平生義理盡在於此所謂
長使英雄淚滿襟者也又詠金忠獻公受命詩曰是
可見夢寤居恒所守如此者可謂從容就死也及就
養嘉山時值荐歉公教忠烈捐俸濟飢措畫有方土
賊洪景來等謀反醞釀已久民騷日起忠烈憂無以
鎮安公曰設有變故死王事職耳勿以我爲念一夕
賊勢姦急忠烈泣告曰變已至此處義旣聞命矣大
人與耄弟無官守可死亟避亟避公厲聲曰何論官
職有無且教汝死吾何忍獨生勿多言賊脅降忠烈

公呼曰兒乎兒乎勿以親故苟活忠烈竟不屈而死
公握耄手曰三父子闔死於賊鋒千古所未有而不
克終孝是爲所至勸耳賊惡公之教子殉節大喝曰
汝亦不降乎公叱曰逆賊逆賊速殺我速殺我罵不
絕口耄翼蔽而哭曰殺我而活父賊不聽鋒刃亂下
公竟遇害耄氣塞賊以爲俱死而出之卽十二月十
八日距其生辛未甲子一周也壬申正月八日耄奉
柩出安州安州牧使趙公鍾永承 命庀喪襚贈棺
槨咸備及改斂顏貌凜凜如生三月丙申與忠烈同
葬于星州茂溪之戍坐如序昭穆焉公始祖諱克卿

高麗中郎將至大司憲文穆公諱逵爲世宗儒以公
父子成就謂有所受 特命侑祭是爲公七世祖也
祖諱達濟邃於儒術考諱東燮隱德不仕二妣順天
朴氏鳳徵女義城金氏汝昶女公朴氏出也配貞夫
人咸陽朴氏通德郎息禹女也孝順無違舉四男長
卽忠烈公著次耆次耆前叅奉終身自靖克紹家學
次著忠烈一女適安光達嗣子胄錫今果川縣監耆
系子冀錫耆男茂錫莘錫女申錫基李敏厚耆男岡
錫冀錫皆出后餘幼縣監男基永安婿子必壽公性
於孝八歲丁內艱哭擗如成人荐糶外艱及承重喪

哀毀幾不全竭家力當終事守制盡禮事繼妣愛敬
備至供于職五十年未嘗見不豫色日必晨謁家廟
承祭殫誠雖儉歲艱食罔或不備齋日必櫛洗剪爪
灑掃陳設不許子姪服勞整攝衣冠坐俟將事不以
衰老而少懈及公周甲忠烈公自京歸覲將舉壽觴
公愀然曰劬勞之日當倍悲慟何忍設酌爲樂况吾
有異乎人之至戚乎却不受仍言願從今日夏存赤
子心加以變化之功如蘧伯玉其內行絕至如此仲
尼言孝者所以事君俟忠而成孝其所以因心致極
者豈無所本而然哉公常訓子姪曰祖考素庵公當

乙亥羣兇跳踉慨然歎曰亂逆之作有自來根柢于
己巳而有辛壬之變接武于戊申而有今日之逆黨
論是非其機甚微而一變而賢邪分再變而忠逆著
至是日而倫常斁矣士君子立身持論何可苟也惟
是之從而己吾誰歸其惟尤翁乎遂拜尤翁祠遣二
子受業于漢湖金先生先生夢窩之孫也於是訾警
四起祖考確然不撓曰天地間可畏者義理苟不得
罪於義理千夫韎韐吾何懼焉吾祖秉執之嚴有光
於貽謨而義理可畏爲子孫四字符受用不盡者也
嗚呼有是祖宜有是孫公父子所樹立即有所受而

致然何其盛哉全嶺一路被五贖之化而不幸爲亂
賊所誑誤至戊申稱兵而極矣素庵公洞究逆順源
委故立言行事明白痛快垂裕後昆扶植名義樹風
聲於百世是爲天理當然吾不得不爾者也然則公
之死於忠豈若烈士之殉名而已哉嗚呼烈哉銘曰
節彼京山正氣烈烈世濟厥美篤生賢傑其人伊何
維蒼坡公矯矯潛淵猶人中龍由孝悌行本立道生
望雲之息有室瞻明寤寐息賢以身殉國拚得頭臚
卽公素蓄非是襲取慷慨殺身苟可蹈節何必垂紳
繫公一死九鼎千鈞煌煌 紫誥肅肅丹門雖則榮

輝非我思存無所爲爲以成吾仁胤子捐軀卽在眼前寧爲玉碎詎容瓦全臣忠子孝盡我性天何以致之祖訓是述洞究忠逆自成名節摠由知學見理分明凡百君子是則是程茂溪之阡子父同塋奕奕其光濯濯其靈其身雖死不死者名千秋萬歲人極不傾我庸作銘用愧偷生

嘉山郡守

贈兵曹判書忠烈鄭公墓誌銘

序并

純廟在宥之十有一年辛未冬土寇洪景來等起西陲先陷嘉山嘉山郡守鄭公著與其父處士公魯死之事聞 特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

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仍

命錄孤致脩給棺槨贈

襚之資沿路護喪優助葬具厚恤其妻孥及道臣再

啓 教曰頃以樹風聲之意雖有

褒贈猶未得立

懂事實日常耿耿今見狀辭凜然忠烈如見其人重

爲之惻然傷盡噫不識何狀與顏景卿何異從容就

死與國朝宋象賢何異况其父子兄弟一門遭禍無

愧於卞氏兩世何其烈也加

贈資憲大夫兵曹判

書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贈處士公

司憲府執義并施綽楔之典以弟耆被刃不殊 命

待闋服調用壬申又因臺臣朴升鉉言不待狀 贈

謚忠烈是年六月領議政金公載瓚舉公父子成就之所由請 賜脩文穆公文穆公諱速公八世祖也金公仍備陳執義公事曰其高義卓節有父有子在古亦罕請加 贈亞卿又請以公從祖弟塾子冑錫爲後俾尸其祀 上并允之明年癸酉 命築壇定州城南以破賊日祀公及同時死事者諸景或白慶翰韓浩運許沆林之煥金大宅是所云七義士也定之人爲立祠五峯山下祀公及六義士 宣額曰表節嘉山人又立祠并享公父子星州章甫亦祀公父子嗚呼 朝家之褒恤士林之崇報於是焉極矣蓋

公父子天爲生之而生不能有爲故死而能礪百世之人使吾東方有君臣父子之倫者舉皆知殉國之爲忠偷生之爲恥者其功詎不躋哉公字德圓自號伯友系出清州高祖諱復欽漢湖金先生表其墓曾祖諱達濟邃學卓識矜式一方祖諱東變克世厥美考諱魯 贈吏曹叅判叅判公娶咸陽朴氏通德郎息禹女以 英宗四十四年戊子五月十一日舉公于善山外氏第 正宗己未登武舉甲子拜武兼宣傳官陞訓鍊院主簿判官移都摠府經歷辛未拜嘉山郡守奉叅判公之官志物甚備時關西荐飢流賊

四起叅判公常語曰汝爲王臣設有賊變當死於職
母以老父爲念對曰唯命一夕郡中驛驛役於官者
皆應賊持軍器出迎首吏勸降以圖生公大叱曰吾
當死於賊汝何敢出此言仍與弟耆步巡坊曲涕泣
撫民曰吾聞民以太守爲父母父母在汝將焉往吾
生則汝生吾死則汝死死生與共勿之驚動於是哭
者止走者返然而倉卒急迫不能爲守禦備歸坐政
堂整衣冠待變泣告叅判公曰以身殉國敬聞命矣
大人無官守請與耆避之叅判公責曰此時奚論官
職有無辭氣甚嚴遂不敢復請顧內舅朴寅陽曰吾

今死矣舅氏先避以收吾骨不移時鼓角喧天賊徒
闌入大叫曰郡守速下堂公堅坐不動叱曰汝輩雖
梟獍亦我國民耳曷敢稱兵犯官乎賊手劒脅喝曰
急上降書且進印符遲則死矣公父子同聲大罵曰
印符受之於君吾命未盡之前豈可與賊乎速殺我
速殺我賊向刃以脅之公罵益厲賊曳公出房闥叅
判公疾呼曰母苟活賊大喝踰膝公厲聲曰吾膝豈
爲賊屈可斷而不可屈賊劫迫不得以劒擊膝公立
隻脚而終不跪又擊隻脚卽顛地罵不絕口賊又喝
納兵符公藏印于壁握符于手賊以劒擊手符落公

以右手急取兵符曰吾頭可斫符不可與遂被害卽
十二月十八日也叅判公又爲賊所執奮詬不屈又
遇害羞以身蔽乞代命被八創氣絕賊認其死曳出
官門外衙奴元采竊負而逃匿義妓蓮紅所賴其至
誠調護得不死又有所乘馬駿逸爲賊所掠松林之
役賊方犇北馬咆哮走還官軍跳墮賊將爲我軍所
殺人謂之義馬云翌年正月八日第羞奉柩出安州
改斂距其歿二十八日而顏色如生沿路長吏及庶
民皆奔走庀喪或爲文以祭柩過都下傾城出帛如
悲親戚入本道遠近親疎皆迎哭境上哀聲動地三

月二十四日葬于星州茂溪坐戌之原與叅判公同
兆而時日又同會下者近千人一路校院亦皆奠酌
是可驗忠義攸感也公有至行事父母先意承順晨
昏必冠帶拜門外從宦在京師每飯必思曰菽水屢
闕而獨享五斗之俸者祇要得一麾養親耳及得邑
養以專城值叅判公周甲竭一郡之力盛備服食飾
喜廣慶必校孝心而乃已以未奉慈闈爲恨曰何忍
享官厨綺饌仍減進平居與羣季同床未會私其妻
子夫人衣裳甚弊公歎曰諸弟婦皆無衣吾不能徧
及豈私吾妻乎遊京師十年不在一步或有勸公干

謂者輒云窮達有時是不可力致昏夜乞哀吾不忍
爲也得一官若將終身是所謂有本者如是歟公性
厚重寡言笑喜慍不形于色長身有膂力叅判公曰
此子有器局而短文藝以武立功是亦不朽吾將筮
之揲著得履之六三其辭曰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
于大君叅判公曰初凶終吉遂使之從事韎韐武藝
絕人而居官務興儒化每謀士輒行相揖教以禮讓
有叔姪爭糶而訟者當食却之曰是余之過也出官
米償之曰可無訟乎訟者感服斥邑子之絹減官田
之稅捐廩補賑民以賴活如此者雖爲大節所掩亦

可書也配一善金氏通德郎養和女恭執婦道閭閻
咸備有一女適安光達嗣子胄錫今縣監縣監子基
永安婿子必壽嗚呼公殉難之忠八域之所歆誦而
其功則鮮有知者蓋辛未之變是不過潢池之弄而
乘天災人饑煽動民志清川以北幾盡陷賊中外大
震剗鋒首犯嘉山公明君臣之大分立天下之大經
全家授命蹈白刃如歸而其決烈之氣炳耀之節真
足以褫賊魄以故不半歲而就殲夷關西一域永底
廓清是孰使之然哉卽公父子之死俾人心風動咸
懷敵愾而致也往哲謂顏常山罵賊之舌強於百萬

雄兵而匡恢之烈寔本于茲愚於公父子亦云是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歟公胤子克賴公志氣伉激每語古人立懂事而泣屬不佞以幽堂之銘屢辭非其人而其懇彌力以托名爲榮奮筆而書之亦不敢以一言贅者公自不泐也銘曰

維昔宗儒曰文穆公憲憲蒼坡述乃祖風至于公身習武試弓筮得虎啞終吉非凶孰謂赴赴飭禮禋躬孝友爲政自家而達西邑告警坐鎮蟻膺父詔子勗一死已矢狂姦劫炎不可嚮邇知止有定不動如山熊魚取舍在造次間指叱臊羯談笑刀鉅不有素養

可能如許闔家効命各得其所明白一死取義成仁維天正氣鍾公一門在晉卞壺有明高陽殊世同歸永扶彝常精贊白日氣肅秋霜應有餘烈化爲風霆迅掃妖氛不日清寧 聖朝揭旌鄉邦建廟巨榜煌煌風勵世教衿紳齊趨用極崇報課忠責孝彌增愛服茂溪之原有屹四尺父子同兆葬以昭穆碧血不變白光如虹我銘納隧用昭無窮

近齋朴先生墓誌銘 并序

嗚呼此吾先師近齋朴先生之墓也嗣孫府使君以直弼自幼服事宜知言行大致托以誌銘未幾府使

君遠歿其胤子齊近又申請甚懇夫先生道德學術之懿非蒙識所能窺測而念一世無可屬筆直弼且瘖病垂死義不可以退讓因循乃敢序次其終始用備陵谷之變焉先生諱胤源字永叔潘南人遠祖文正公諱尚衷以文學節義著麗季平度公諱嘗以勳業顯 本朝至文康公諱紹見幾遐邇爲世名儒世稱洽川先生生諱應川司宰監正 贈左贊成三傳至諱世城左副承旨 贈吏曹參判是爲先生高祖也斥邪扶正爲時名臣曾祖諱泰遠黃州牧使 贈吏曹參判祖諱弼履 贈吏曹判書考諱師錫公州

判官 贈左贊成三世世襲文行克紹先休妣杞溪俞氏 贈貞敬夫人考處士 贈吏曹參判諱受基 大宗伯章肅公諱命弘孫農巖金先生諱昌協其外祖也純靜和柔婦道咸備以 英宗十年甲寅五月五日舉先生生稟絕異肌膚如玉雪聰慧絕倫纔學語已解文字談笑皆成文玩好在前若無睹也祖妣李夫人有文識常口授小學及古史先生已會大義夫人勤蠶績先生爲作養蠶歌以悅之稍長治古文高妙淵雅透作者神髓藝苑諸公聞先生盛名要見著述先生曰焉有士子而謁文詞于時宰者常以道

學節義矢心自期時復激昂感奮語及斯文是非辛
壬忠逆春秋大義輒慷慨流涕作北征論以見志
廖齋金公用謙賞歎曰是讀尤翁書而有得者先生
嘗自謂興起向學之心專賴斯集云其遊庠序儕類
皆讓與一頭而先生以利欲之場不可濡足遂不更
赴每科名不正輒坐停發解監試而未經照訖講者
命停舉人皆彌縫苟免獨先生首實及會闈釋停先
生曰不照訖誠襲謬敢以解罰而冒赴乎後又發解
時以科場殺亂使捕校詞覆闈先生歎曰昔人有視
棘籬而廢舉者况捕校乎折券而出壬辰見時象孔

棘不樂城闈僑居廣陵江上讀書久而後返及贊成
公歿沒身不復出甲辰 命薦桂坊可擬人醇庵吳
公載純以先生進 上嘗問先生於夢村金公鍾秀
金公對以研經固竊爲當世第一流及 純廟將入
學又請任先生以輔導金公履素金公熹尹公著東
皆先後薦引 上曰古人以不相實廣國謂之私然
豈不難乎蓋 嘉順宮以先生弟忠獻公女實誕我
純廟故也壬子除繕工監監役不就戊午設 元子
講學廳選僚屬右相李秉模舉先生 上命先生問
安于 元子先生辭以疾 教曰是不過桂坊一例

豈有難進之端先生又對以實病時 上欲必致荐
降 責諭辭旨嚴厲有人臣所不敢聞者先生席藁
私次待勘者月餘 天怒轉激禍將不測子姪震慄
號泣願一出脚用活家族先生終不應 命 上聞
先生秉執始有開釋之 教先生感泣曰人臣之得
此於君父者能復幾人哉猶以職名未遽引咎自訟
不出戶庭從遊者請學則辭之時有以僚屬而匪願
者亦不受蓋不欲以見職自居也 上知終不可屈
特命許辭先生素清羸善病至己未正月時疹大行
先生亦患斯疾十七日子時考終于聚賢坊貞洞第

前二日諭傍人以啓手足命遷奉蓋欲遷于正寢也
先生於前歲忽誦康節六十六歲詩曰以康節造詣
尚有却十年少集事之願吾儒事業儘無窮至是棄
後學壽止六十六歲其自有前知者歟計聞朝野莫
不悼惜士友相弔曰斯文之棟樑折矣以是年五月
葬于果川雲滿山寅坐後四十七年乙巳正月時相
歷舉先生學問操執請褒贈 命贈嘉善大夫司憲
府大司憲兼成均館祭酒先生生有至性事親極其
愛敬疏節亦遵經訓居喪盡禮三年未嘗啓齒在內
艱心制值閤憂階危時無親懿在傍而終不入視醫

來亦使女奴攝診終身孺慕晨起謁廟及病革值節
享猶趣具時食薦廟每遇生朝不進酒食逮周甲猶
不許忌日致齋不接賓客及祭誠禮俱摯祭罷盡日
飲泣不進常飯祭不用市釀及禁肉曰聖人不食沽
酒市脯况祀享乎嘗云忌祭是後賢義起只爲伸情
未足以盡追養禮所云士不祭冬不裘夏不葛是指
四時正祭也禮有不可不行者三冠禮親迎時祭是
已自 朝家定爲法令俾士大夫行此三禮罔敢或
違則漸可以復古而敦俗矣每以 皇朝髻制爲陋爲
文而辨之及冠子婦用 皇朝髻制著喪祭儀節名

之曰汰菽錄爲一家則與季氏忠獻公友愛肫篤相
許以天倫間知己忠獻公疾欲先生憂泣躬自乞藥
療治而愈人謂至誠攸致云待庶母甚謹嫁庶妹厚
其資裝與夫人相敬如賓有行輒相拜夫人考妣喪
三年不入內以及乎夫人四祖及徇親忌日而亦然
教子不以獨身善病而寬假夫人喪中不令做舉業
愛從子如己子每戒之曰古來戚晚豈有全係其家
者類以貪戀榮寵憑藉權勢覆轍可戒也睦宗族重
友道聞喪必不肉不能奔則哭於私室或爲之加麻
致誄御臧獲嚴而有息謹男女之別雖婢僕亦不親

授受家素貧環堵蕭然蔬糲不繼竈不炊墀不煬者
累日惟有翠草盈庭苔蘚沒階而入其室圖書滿床
整襟竦坐書聲洋洋常陶然自樂一蒲薦數十年弊
而見底人比諸管幼安穿榻焉燕居如齋位置齊整
性又喜潔一日而屢盥謹於辭受若有不悅於意者
盡日不怡嘗有居喪而致歲饋者先生却之曰居憂
者不可以歲儀爲也人有承學者爲西邑送紬先生
亦辭曰可以受可以無受無受爲快活其勵操冰蘖
如此嘗有 旨 嘉順宮本親入叅 嘉禮而先生
引病不赴終身一未嘗私覲而尚以處地有異塞兌

息影不輕接人亦不以師道自居曰戚里守拙當簡
交遊交遊之廣莫如講會遂不納學徒然苟有疑難
應答不倦功化之及人者亦博矣性好包容恥言人
過失而見人不是若將浼焉被其疎絕者後皆敗露
常以異學侵畔爲憂嚴斥毛奇齡詆毀程朱之罪曰
真是索瘢於孟子斯文亂賊當火其書又斥西洋邪
術曰其害甚於釋老男女無別卽是聚麀謂祭無益
不若豺獺且潛相誘引漸染俱化故其害尤大此乃
門庭之寇禍烈猛火將以易國正學不明邪說益熾
距闢之責惟在自修如真元旣固戾氣自退及辛酉

已亥其言大驗又以麟經大義莫嚴於華夷之辨而近世人心狃安聞見習熟臥薪嘗膽之志日遠月忘嘗自憂歎曰魯連一士也以帝秦爲耻况居東華而不知事虜之爲可羞乎夫賈於堯舜四字卽宰予贊孔子之辭而李秉模肆然加之於可汗雖李鄴之張皇虜勢不應至於斯極也金人之稱其主雍爲堯舜之君者雖其臣贊述而亦僭也至若稱之以贊孔子者卽古今權宜文字中所不敢出而獨秉模引以媚虜不少忌憚是侮聖人也常誦斯義作爲家計若終食之不可忘焉於是先生以爲身爲儒者被先王之

法服誦孔子之訓辭而爲此人所薦引則是汚蟻身名也以故矢死不出 天威震疊譴罰將降而先生堅守己志終始不渝曰若使尊聖人攘夷狄之義由己粗伸雖滅死萬萬無恨若不見嶺海鼎鑊之在前類 正廟聖明俾得以全其所守化雪霜爲雨露變斧鉞爲華袞嗚呼盛哉夫以先生德業之盛沉屈厄窮於一世俾其鋪叙皇王之志卷懷而逝與大化隨藏是固士林之所齎恨然而述謹嚴微婉之正訓闡敘秩命討之大經以一身而扶萬世之綱以一心而回人主之怒至蒙知其心成其美之 教若曰此義

理夫孰曰不可况予乎 聖訓炳若日星可但爲先生曠古之異數哉先生天分極高明粹英睿色莊而言厲氣和而心坦直而不峭嚴而不激襟懷灑落表裏澄澈自幼好學不知有餘事及長淹貫經史律身清苦動必以禮義有所秉雖賁音莫能奪其辨邪正淑慝劈劃若利刀兩斷卓犖有大志嘗慨然歎曰不爲婦人而爲男子生於衣冠之國承治川詩禮之傳其可以自小乎人之性善與聖人同可以人而不知其性知而又不能全乎遂委身性理之學取讀四子及洛建諸書寤晝夜鑽研篤信聖人以爲一毫不及

吾事未了揭孔孟及程伯子小像于書室朔望瞻拜於石潭華陽兩先生曠慕最深蓋敏識天授於性命蘊奧箋註紛錯心融而神會大而道體之彌六合細而妙用之散萬事靡不玲瓏穿穴會通而歸極焉講論之際未或務勝曰義理天下之公何可自是而非他乎喜同而惡異者私意也以故雖鎮日談辨屢牘往復而平心易氣不失其和若寸長在人輒屈己而從之兼治禮學沿濬源流考證同異酌古今而盡常變辨析而折衷秩然有體裁世之有變禮而不淩者得先生一言疑難俱釋焉嘗歎世教衰喪紀先壞暮

服中婚娶悖理之大者始喪設飯庭廡謂之使者飯
婦女將死侍婢誦佛并非所以正終遺教而禁焉又
以父母死被髮爲非禮曰苟欲釐正必須明良相得
著令設禁然後可變若在下者擅改則妄也又嘗曰
好禮固可尚而徒規規於繁文末節不致力于本原
則雖會通三百三千易啓文勝質之弊戒學者以役
文俾之先經而後禮又嘗留心經濟論治道必以唐
虞三代爲期經國之謨用人之法研究而論著以敦
教化正風俗任賢能祛浮華尚忠質爲先其要又在
於人主一心以爲君心正則天下正每恨人才之不

古若曰是科舉害之也壞心術賊世教當革無疑又
曰苟無所學將何所藉手事君進取者尤不可以不
學朱子貢舉議終恐有遜於程子學校劄每恨長吏
之弁髦儒化其言剴切而常以安民利物爲心凡係
民生疾苦水旱灾癘憂之若惻在躬嘗謂濂洛羣賢
皆王佐之才多愛說經濟而其言散出惟柳磻溪隨
錄燦然成一王之憲惜不措諸斯世用匡一治又嘗
係心王室憂患世道往往至於流涕每誦 正廟丙
申三月初十日傳 教曰 聖學高明卓冠千古嚴
於不貳本之義如此賤臣信之如金石云及聞午人

作相慘然不樂如憂天津鶻聲及壬子咸推知幾之
明焉先生不由師承自知爲學闡發名理皆所獨得
然亦不自信及遍交并世賢者以質其疑而於漢湖
金先生元行最所尊信而師資焉其爲學也窮理以
明善反躬以踐實持敬以養內體義以制外每臨下
展書輒盥手端拱不撓肩背心眼俱到神志相涵直
與書爲一音韻如出金石聽者以當韶韻於經義妙
契神解不費強探而直抽關鍵其所辨釋類皆怡然
理順精透明白多有前人所未及究者嘗病世儒不
勉下學而驟語上達誨學者以敦本務實又著勸讀

小學文以教之自志學絕不爲閒言語或有所著祇
要文從字順每云文要其好則用意虛去道遠古者
文與道爲一後世文與道爲二浮華盛而本質亡悉
焚少日述作而曰所言浮誇不可留示子孫臨終胤
子問文稿究竟先生曰是何足惜嗚呼苟不固高見
曠識審本末輕重之別亦何能與此哉有文集行于
世羣經劄略皆未及再修焉先生素愛閒靜不樂闌
闌寤寐邱壑力屈未舉常悒悒如也亦不喜立號每
擬樹屋巉巖名之曰近齋學者稱近齋先生夫人安
東金氏處士時篔女仙源文忠公尚容五代祖也別

有誌男宗輿瑞興府使有至行克趾先美有子雲壽
順興府使有子女齊近生員女適金元性齊近男晦
陽嗚呼先生以豪俊之資慕聖賢之學因文入道由
博反約斂却英爽發越之氣措諸規矩繩墨之中及
其養滋而積厚則剛嚴者寬平刻勵者舒泰宏暢深
密溫淳簡易精粹達於面貌和順溢於言笑如蘭薰
而春噓淵淳而岳峙自令人愛而畏焉學窮天人之
妙而不越彝倫之外專用心於內而一本之於敬馴
致乎純一不雜知周乎事物而不遺行歷乎夷險而
不變玩心高明日新上達以成其久大則誠而已若

夫憫聖道之不尊懼邪說之肆行宗孔聖討亂之義
述鄒聖距闢之訓以吾出處之大節壹裁胷中之陽
秋以明大理正人心閑先聖攘夷狄爲已任拚死生
黜禍福畢生自靖以獻于先聖是爲見之行事深切
著明詎若空言之無施者哉其將延道脉於無窮伸
大義於天下於乎盛哉先生所樹立固卓絕而寔由
於信道之篤實見得是以平生所養之正所見之大
尤兢兢於出處而斯亦敦化中川流若不求諸體用
之全而只斷以一節則豈非淺之知先生者哉傳云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又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先生有焉銘曰

海東間氣潘南炳靈曠世一值得有先生天挺異質
允矣豪英斂華就實遵晦而明明通公溥自安且成
內聖外王體立用行忠信爲本先立其大大其所守
春秋之義邪說滔天聖道墜地疇禦其侮用扶人紀
猗歟先生自靖厥身自靖維何以尊聖人聖人既尊
夷狄乃攘距詖討亂斯文不喪以我行休邇彼懷襄
千萬吾往可驗所養獨立不懼以大過象辭取微婉
志自含章然亦斯義如揭三光卓乎其秉爲 聖主
知不泯者存百世有辭孔門忠臣 明室遺民天經

地彝賴以不渝嗚呼先生身道俱亨原始要終存順
沒寧有屹雲滿若芥其瑩形神攸留常有光晶小子
迷銘敬納玄扃維山不崩維石不泐名垂宇宙與之
無極

貞居李公墓誌銘

并序○戊戌

正廟在宥誕敷文教賓興八路之士彬彬有三古之
風時江西李公晦斗亦登道刻拜崇靈殿參奉不就
乙卯又被宣 召引對咨以經傳義理 賜御定朱
書親題匪頌羣品承 恩賚者至于再三公曰 君
賜不敢私也買祭田書籍分其餘于親黨 上聞而

嘉歎曰士之道當如是是真儒者我先王求賢無方所以致公而苟非公遽學質行亦何以與此哉公字而章系出平昌以高麗軍簿判書諱宏爲始祖至諱晟左承旨世稱五經笥先生入本朝有諱達漢安州牧使再傳至諱苞義州教授曾祖諱時英祖諱益采考諱顯挺兩世咸著文行妣交河李氏亨泰女嘗夢麟而舉公生有至性八歲遭內艱執禮如成人及長遊學京師忽心動通體流汗星夜馳歸則先公病已革開眼熟視公而卒公號絕而甦勺水不進口者四日既葬廬墓蔬食啜菽以終三年哀毀幾滅性

事繼妣志物俱養侍側不解帶有事必稟裁金帛皆納母所不敢專焉及歿易戚如前喪篤友昆季庭無間言 純廟癸酉正月二十四日卒距其生丙辰九月五日爲七十八歲葬于本鄉中鶴山丁坐門人題其墓曰貞居先生配全州李氏別葬圓塘山繼配蔚珍林氏附公墓左生四男二女泰寅嵩寅恒寅華寅女適金鎮億金致濈泰寅五男沆溶瀝濟瀾嵩寅二男沉濊恒寅男激華寅男沆公天資溫粹聰以知遠明以察微纔勝冠銳意求道博涉羣經潛究默契於理慾界分性命蘊奧必毫分縷析最用力於庸學兩

書曰性道教三字徹頭徹尾上下貫徹陸象山專尊德性而不致力於問學則徒知天命之性而不知修道之教是有體而無用王陽明主致良知而不知卽物而窮理是以知致知無異以心觀心此其舉本而遺末似是之非者尤宜痛闢也晚益專門大易劄心鑽研名其所疾書曰籠添思問又述五倫演義使童孺朝夕諷誦凡星曆度數天文地誌罔不旁通而恂恂若無能焉嘗嫌寡陋從白雲山人學備聞性道之要又與并世羣儒討論經訓多被其獎誦焉公雅言窮經將以致用出身事君權輿於科第累舉大小發

解竟不利南省而亦不介意既而謝絕進取卜築鳳回山中扁其齋曰新心澁衣幅巾儼若對越踵門請學者益衆公被 正廟殊遇恆願爲國家一死及辛未定州之亂公如不欲生將倡義旅道伯聞之召問籌策公曰是不過誘脅飢氓以致亂所謂弄兵潢池也游釜之魚何足深憂孫臏則足而爲軍師許我赴陣決戰西賊之頭可立致麾下道伯壯其言而愍老謝遣不踰月破賊如公言其前知之明多賴此亂定後歲仍荐饑公做紫陽成法述救荒策獻道伯道伯歎其有兼濟之道多所採施云方岳守辛咸致禮遇

謀及治民公對以寬罰均賦親賢養士之方其言咸
有典則公學易而有得故識時務爲其大方歟是所
云學與政不殊心而得者歟噫關西一域肇被仁賢
之化而松亭遜菴諸賢相繼而作傳仁義道德之說
及公自奮爲西土倡俾士趨歸正鄉俗丕變其功亦
豈矣茲蓋 熙朝漸被之化而亦豈非殷師八教之
所由哉一鄉章甫圖所以崇報將祭于社生而受知
於 聖主歿而俎豆於鄉邦者苟不固敦本懋實孚
感上下其何以致之哉公之孫應弱冠志學執親之
喪又能廬墓嘗從余遊亦可驗身教所推也應以徐

處士重瑞之狀來謁墓銘銘曰

天之生賢蓋自無方豪傑之興不待文王矧際 寧
考化育洋洋臯鶴天間聚錦日章迺膺延聘如古賢
良 召對文陛各實孔彰 寵錫優蕃 寶墨煌煌
臨亂倡義獻策救荒詎若迂儒大而無當返我初服
遠世自臧橫經豎拂陶鑄一鄉振揚教鐸德聲鏗鏘
潛導之化沒世不忘鬱彼鶴山有寧玄堂我薦石章
昭垂無疆

立菴朴公墓誌銘

并序 ○戊戌

久菴尹先生講道玉溪之上及門之士彬彬有五學

士之稱立菴朴公其一人也諱俊欽字德汝朴氏貫
陰城羅麗之際宵緒蟬嫣入 本朝有吏曹判書忠
愍公諱淳奉使咸興用子母馬感悟 宸衷用成回
鑾之功夫人任氏及子叅判諱昕同時駢命一門三
綱俱蒙 旌褒四傳至諱淵與靜菴齊名同薦直除
縣監不耗烏已卯完人是生諱有寧亦以遺逸拜執
義是生諱至誠斥絕李爾瞻改名遜世 長陵改玉
拜官不就寔公高祖也會祖諱浩遠 贈叅判祖諱
震龜僉正考諱廷珪縣監叅判縣監兩公咸以孝
旌閭妣晉州柳氏處士涵女舉公于漢師壯洞里第

生而敏慧髻鬣已自劬書過眼輒誦吐辭驚人所著
木圖書說膾炙人口稍長鑽研羣經質疑義于陶菴
黎湖兩先生黎湖與之講論彌日賞歎不已既束脩
久庵之門備聞爲學之訣自是篤信師說傳習不懈
而亦多自得久庵喜吾道得人曰見識行義卽此世
未易觀余所敬畏不可待以師弟之禮講易編禮多
用公說書贈立庵二字公爲師門狀德闡顯幽潛亦
無遺憾焉嘗因親命赴試試闈每發問性理士子全
集質疑公左右酬答口呼手書觀者嘖嘖稱頌永感
後卽謝公車業專心爲己嘗以操存爲進學之本講

讀爲窮格之要專精四書闡釋名理於洛建諸賢言
行潛心服膺又哀合東儒文字尊閣玩索尤斤斤致
謹於禮教人有疑變成就正負笈踵門者甚衆隨才
善誘多所成立焉燕居夙興盥櫛正衣端拱聞雷雖
夜必跪致敬雅執謙恭於先輩長德極致尊畏雖稍
長亦不呼其名字常云人有所守而後可以有爲學
問非高遠難行者日用事爲皆中理則是爲學也性
於孝親意所欲必委曲承順生養死祭情文俱摯所
嗜終身不食餽餘不忍卽御有故廢祀竟日却餐推
至內外親戚撫愛存恤恩意周遍解衣推食以待貧

者曲察人情不施不欲急人憂患必盡己心寧有物
不數靡有誠不逮與朋友久敬不替片善寸藝罔不
稱揚以故人皆感服民有婦姑勃蹊不成倫理及處
公隣幡然感悟而改行焉語不及殺字雖昆蟲草木
猶恐或傷其存心仁愛者如此切友秉銓擬公將作
又有剡薦者皆剗心力辭而止是可以見所養也暮
年寓居安城德谷山中流離佗條備經艱虞晏如也
惟冥心玩理有忘老之樂每言晚覺自進其味無窮
與俞大齋彥鏤俞止軒彥鏞講劇道義用托歲寒之
契焉爲文章瞻鬯典雅自中軌範尤長於書牘粲然

可誦失於回祿有零藁藏于家以 正宗丙辰六月三日卒距其生己亥十二月十五日壽七十八十月葬于高陽鶴翎山坐酉之原從先兆也配慶州李氏掌令行敏女生與公同庚歿先公五十年附公墓右育一女適李晉誠繼配清州韓氏聖維女生後公十二年歿後公十一年孝慈婉順閭德無違附公墓左言一男二女男應漢女適李義直縣監韓元履應漢繼子來復李儒修庶女也尹秉一申東禹妻尹婿出奉事韓直教在教叅奉兩教李祖錫李福愚妻韓婿出來復男趾赫基赫民赫女任由常公天資寬厚襟

懷坦易滄淵源而路脈自正守成法而丈尺不差存養積久踐履篤摯而居恒遵晦猶恐沾銜故行已大方若不甚異於人而收束檢制確乎有守居幽如顯處獨如衆及其酬酢事物亦由由然與偕而不失也居家未嘗治產業竈不煬者數日薦藁席以御冬而神氣揚揚無幾微色對人語纏纏不厭有叩問者應答如響人不知其屢空也每念童年屢拜公於紫閣峯下戶庭蕭然閨若無人公以玄冠縞衣整襟危坐肩背竦直如泥塑人時公已踰耆耄矣苟非居安資潑行果而守固者其何以與此哉公嘗期許余甚重

勉以君子之道冲齡開發皓首無成負公大矣然何可不銘公墓銘曰
猗歟忠愍忘身殉國煌煌四 旌門闡輝赫世篤懿德不顯其族公克趾美濟以好學學求其實不驚空言豈若世儒涉流忘源暨暨其守汲汲其修遠世自引獨與道謀以故終身無所於遇不遇何傷所以自樹淵潛不見是爲成德有韞無施大化冥漠節彼鶴山葬以昭穆永安且固碩儒攸宅我庸作銘式闡徽美令聞長世用勗髦士

忠州牧使金公墓誌銘

并序 ○ 己亥

近故忠州牧使金公卒後十二年公胤子景善汝行述行狀屬直弼爲銘用誌陵谷嗚呼公與我先子弱冠結交有張范之好直弼自髻鬣受撫頂之愛以至老大逮遘閔凶公存恤肫篤未半歲而公又易簀臨歿以不克面訣致意丁寧所以賁徹幽明者乃爾幽堂之役愧非其任而亦何敢讓遂爲之敘曰公諱基豐字大伯生而朗慧絕倫稍長勵志劬書習博士業藻彩迺麗體裁精工諸友皆讓公一頭癸卯始舉進士乙巳筮仕內而 永陵 明陵叅奉義禁府東部都事通禮院引儀刑曹佐郎正郎戶曹正郎軍資監

敦寧府判官司導寺司饗掌樂院僉正 光陵令宣
惠郎廳外而三登永柔縣令順安孟山縣監咸興廣
州判官善山長城府使林川郡守平壤庶尹忠州牧
使三登善山不赴卒于 純廟二十七年丁亥七月
九日距其生甲戌三月二日爲七十四歲九月丁卯
附葬于楊州金村亥坐從先兆也後因胤子推 恩
贈公吏曹叅判公望于清風麗朝侍中諱大猷爲鼻
祖八 本朝文毅公諱湜文貞公諱堉以道學事功
爲世名臣文貞生清風府院君忠翼公諱佑明出后
從叔父 贈領議政諱址是爲公五代祖也曾祖尚

州牧使諱道浹以刑曹判書 贈左贊成貞僖公諱
錫衍子爲季父漢城府判官諱錫達嗣祖諱聖梓清
州牧使 贈司僕寺正考諱安默白川郡守 贈吏
曹叅議世以長德稱妣 贈淑夫人韓山李氏叅奉
息重女也配 贈貞夫人杞溪俞氏通德郎諱漢蔣
女別有誌男景善吏曹叅議叅議男益文文科注書
注書有二子幼始李夫人夢懷白璧而舉公骨相清
秀凝重岐嶷拔出倫類患痘幾失明猶不廢書從人
口授向壁伊吾與羣從遊戲儼有矩度牧使公嘗稱
是孫必昌吾家從叔父斗陵公尙默高簡藹冑可而

獨詔公綦重臨事必詢以 明陵寢郎值 正廟謁
陵特加獎勉仍被陞敘爲識慶也在秋曹絕關節聽
理平允因入輪對 教曰爾無滯訟又能通法外意
訟官不當如是耶蓋公需世之具特被 主知者權
輿於此及爲三登 命換授順安曰惜置閒僻順是
孔道劇務可展其才邑介燕路星槎旁午公制爲規
則咸適其宜邑無水田民請開水梁以利灌溉公審
形便助財力梁成永賴其利會因公幹引接備陳簽
丁殖債之弊請不煩于朝從優矯揉 上可之其移
永柔亦 特旨也治尚清簡暇日讀書哦詩以自適

捐廩置官馬自是公行運輸永絕低價雇民之患
上以孟山凋弊爲一路最 命與孟山換授邑處萬
山中官居荒陋人不堪其苦而處之晏然惟汲汲於
約己裕民橫斂逋糶首先蠲停次簿正所需著爲絮
令科斂有程庾廩皆盈民大悅勒石頌惠 上憫公
久曠病親 命內移破辟戶曹 上謁 景慕宮因
公例侍齋殿 教曰本宮所排用或過 太廟雖是
固所自盡於心不安爾其條列異同以奏公承 命
而多所施行焉每值繕修入侍者數 上許以晚交
勉以大闡嘗以久任郎隨參賓對 上曰朝廷急務

莫先於人材蔭路已試者誠多可用今茲入對之人未做一第沈淪下僚不盡其用者詎不可惜議設蔭科諸大臣皆言惟在擢用何必登科事遂已公仍進曰同律度量衡大關治法請京衙門諸州縣斗斛就正於本曹銅斛依古先王巡狩同之例度支與道臣限年檢察亦可以永久無差及退 上顧大臣曰斯人也終不盡用耶及拜成興又 教曰出外固可惜置閒局尤可惜眷念不衰每對筵臣頻問安否邑有本宮責應甚煩公嚴其約束俾絕科外徵督北商販貨所過營邑輒減估勒買吏以例告公曰舍之吾不

須此且蠲商稅浦歛申嚴交濟之糴法修完城川之堤築道伯李秉鼎常忌公思有以陰中間公饋譎客飯謀及權貴之素惡公者狀請勘罪對吏旋 特宥時繡衣褒啓嗟惜其罷去其人竟被罪謫林川時值關西賊警民將烏獸散邑有古山城公諭民貯穀俾效死勿去點簽伍教器仗課吏奴習射放丸數月而技成湖右波動而獨林境安堵箕城新剗於兵饑饉癘疫公私蕩殘廟議舉公爲少尹公竭力措畫廣賑場以設哺而飢者甦販耕牛以課農而佃者作尤慥慥於掩骼埋齒田賦定新規尺籍革舊伍流亡畢集

瘡痕向蘇比歸殷庶幾復舊觀禁民不得冒耕井田
曰箕聖遺跡縱不克遵述曷可漫漶經界漸失其舊
仍樹之以桑政暇會諸生講洪範于仁賢書院一鄉
風動及莅忠州糴弊已痼公亟革謬習既不可得則
據實報營請勘罪按使不許公歎曰民力竭矣不忍
復事椎剝遂棄紱歸蓋九邑成績咸有可紀而箕城
卓殊可方富鄭公之青州而又加難焉公白皙美鬚
髯眉眼秀炯神彩粹朗風儀可象孝友篤摯在 永
陵直所聞先公病粹欲晨夜馳省半途戴星號擗幾
殊因爲沒身慟語到輒嗚咽事李夫人極志物之養

李夫人年邵失明且抱貞疾公在側先意承順有一
妹遠嫁每殫力邀致用供歡娛婢僕爲親心所愛雖
不堪任使終不易也與兩弟聯被對床日夕懽樂不
許析箸視其子女猶已出自賣庄供婚娶母事長姊
子視諸甥推諸內外親黨親疎貴賤恩意靡不周洽
處官必分俸月饋或計口支給待以舉火者常五六
家僮僮乎奉先收族首出財倡爲宗契理先院立祧
廟修舊起廢無遠不屆教子孫先行誼後文藝諄諄
於禔躬處世之方皆可爲柯則篤於故舊對人不設
畦畛而亦不苟同和而不流貞不絕俗以故情好無

甘壞雖久要有勢位不跡其門治家御衆雍容整暇
不屑指教而自囿於成法斬斬如治朝素性儉約居
室僅取容膝不蓄書畫不植花卉食無重肉衣取大
帛嗜書靡所不觀日閱數十弓若不經意而與人語
如誦己言到耆齡猶然文章明暢詩亦雅潔而亦不
雕篆以爲工嘗云爲文當基本六經而取裁乎韓蘇
常病學者規規於節目瑣細且辨析已甚不免數車
無車之譏喜論史揚挖成敗事變歷歷如掌紋國朝
掌故前人言行貫穿纖悉年條時日往往不差月朝
人物尤中肯綮最慕諸葛孔明李伯紀及 本朝之

石潭三洲常注心於經世濟物論治道必以廣大公
平爲度不泥古不淪俗雅言蘇綽王朴之徒亦可許
建功立事而腐儒不達時務或徑先許直不能格君
而反致僨誤要就其所及而告自其所明而入是爲
納約自牖也每以明道所云大變大益小變小益爲
至論持論務主和平而至辨陰陽淑慝未嘗不嚴當
事操執確乎不可奪每患是非不公如非干犯名義
祗宐舍短取長用盡其才方可以做事是其規矧力
量非大言無當而所養之正亦可見矣常歎今人皆
憂國計罔極躬儉率先是係君上然理財迷方田政

無章民力愈竭國用愈絀地不愛寶利在山澤而反
虞爲弊惟恐錮藏不闕是有司之拙謀也大同卽採
民良策而法久弊生當及今通變未知誰任其責至
若均役不百年弊已難言苟不節損無計牽架惟汰
冗兵爲急當從禁御兩營中罷其一是皆積久揣摩
可以解邦本之倒懸也自勝寇已被長老許以國器
且受知 聖主常欲拔擢而爲權倖所沮當路者必
欲攬撥公若挽而不應疑譎橫加而不少撓噫世道
消長之際冷熱立判毀譽交眩而公獨不磷不緇超
然於色目豈不誠需時之通才一世之完人哉公不

以直弼蒙陋常辱提命格言令辭洋洋盈耳退而追
繹渙然不迫竊觀潛德淵懿之存中而形外者不事
勉強而自符于和靡所矜持而克軌于正未曾標望
自高而不爲物累未欲崖岸自異而獨遠世故恬靜
寡欲可以革化躁競寬裕有容可以敦厚鄙薄規度
恢弘而關鍵自密範圍深遠而履屐當所是爲所悅
服者也晦翁嘗歎古今賢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而
教人以先得吾身好公已體斯義身與名俱全亦何
恨於不做哉且若子若孫接武蜚英榮塗大闢不食
之報其在斯歟銘曰

惟清風肯世篤經綸猗歟潛翁活國澤民有孫趾美
文質彬彬存愛濟物寤寐伯淳先憂後樂誦法希文
願言劈畫賈陸呂陳慘憺排鋪思鬱穹旻非影非響
心目俱臻赤子失哺如恫在身若將皇皇拯溺揀焚
措之則是曷不化均孝友爲政一家懿醇九郡行治
德流如春何必弘濟是亦陶甄專而不咸是憾秉勻
守身爲大追先報君斂却國手永闕邱墳并潔行側
食爲後人克續緒業公志可伸我闡其真納于玄窞
匪直昭公用式衿紳

吳景毅墓誌銘

并序○己亥

老洲吳先生道成德尊爲世儒宗四方之士翕然歸
之先生孫弘善壹接以息信相與遊處獎善救失俾
皆感悅而益親君子曰是爲先生令孫也先生諱熙
常 世子贊善長子致成軍資監正監正公出后于
世父寧齋公諱允常爲醇庵文靖公諱載純嗣孫卽
君三世也妣青松沈氏縣監能秀女以 純廟十年
庚午八月十二日舉君子漢師昭格里第十五而冠
字曰景毅辛卯中生員戊戌六月四日歿得年二十
九七月己酉葬于廣州月谷枕酉之原先兆也娶大
丘徐氏郡守顯淳女生一女不育君生三歲而失恃

先生夫人取而育之先生尤鍾愛親施教督常令與
學子同其勤劬藝業頓進先生喜曰人不可無麗澤
之益服勞親側惟務順志於女兄因心篤摯於從弟
恩若同胞推及內外親黨曲盡誠禮天性寬仁恂恂
若無能而臨事精詳斟量終始尠有後輩闕畧之失
尤慎庸行服食儉約兢兢乎或墜先矩末曾有子弟
過居恒守靜不喜徵逐志尚雅潔嗜欲自淺貨賄聲
色不及於燕語惟好文辭爲詩清警可諷嘗題其藁
曰首山以君之望于海州也患腫而欲不廢盥巾屬
續前數日語僞人曰吾殆其死矣猶不作悽苦色貽

戚親心也以先妣宅兆不安爲至痛病枕至發譫囁
君幼脆弱善病先生嘗撫頂曰兒目視堅凝讀書聲
若出金石此爲可恃旣長骨相浸完白晢豐頤氣清
而神定舉止辭令端重雍穆對之如玉樹冰壺始先
生冠君命不佞相禮禮罷君吞聲飲泣不佞贊嘆其
孝思不匱先生曰此子又能善事繼母常期望綦重
亟稱爲吾家瑞物不佞與君周旋者久益知君表裏
行治蓋其器局深厚才識通敏進可以羽儀 王朝
退可以棟樑法門而無年無嗣以布衣終是豈關一
家運已哉以先生盛德不能庇其後天道報施果何

如也程伯子嘗歎雜糅者衆而精一者間值其數或不能長如君者非今世之所宜久者歟尊公有子如君而未享其終養且不佞畸窮寡與將托君以後事而又失之嗚呼悲夫尊公力哀爲狀要不佞誌隧遂齋涕而爲之銘銘曰

嗟嗟景毅胡不恤有家不爲後凋之松而爲先萎之華俾七葉文獻五世宗祧一朝而接豈子之不力其奈命何賢父附子于祖塋旣安旣和利其後嗣垂裕永遐

副提學金公墓誌銘

并序○庚子

昔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聖我朝 靖陵中興 宗社再造而俞公起昌不忘舊君用全苦節 仁祖改玉彝倫復敘而柳公夢寅自擬孀婦矢志自靖是皆特立獨行而適於義者也有若故副提學金公興國守身爲大不易其操者殆若人之儔乎公以 宣廟己丑大闡由弘文館正字歷司諫院正言北評事又以書狀官朝 京屢典寧邊淮陽韓山楊州諸邑皆勒石頌惠值光海政亂金墉之變不叅庭請時公族子昇平公塗與李延平諸公方圖靖 社謀及公公歎曰國事至此可謂痛哭吾已

食其祿義不可爲公樹伊霍之勳吾守夷齊之節不
害爲各辦人間大事我有數椽弊廬耕息於斯以終
餘年足矣君且休矣仍棄官歸隱于白馬江上名其
亭曰水北日與同志文酒團圍自稱江山風月主人
家屢空而晏如也及 仁祖奉 大祀反正收攬賢
俊公亦被副提學 召命語胤子曰吾不忍背食祿
之義以榮好爵之糜死後誌碣題以故楊州牧使某
之墓足矣癸亥三月十八日卒距其生丁巳爲六十
七歲墓在揚州杏谷坐子之原不書副學之銜體公
遺志也公字景仁金氏系出順天以平陽君諱聰爲

鼻祖珪組相承五百年而入 本朝有諱承憲左議
政平陽府院君生禮曹叅議諱有溫生翊贊諱亨石
是爲公高祖曾祖曰若杵縣監 贈叅判祖曰希呂
叅奉 贈叅議考曰鸞孫別提 贈叅議叅議公再
娶綾城具氏世雄女龍仁李氏正郎叔幹女公李出
也配栢城李氏葬附公舉一男英進士死於孝有四
子克敬克訥克謙克誠一女適監役洪泰來克敬男
宅熹進士克訥男宅揆克謙男宅俊克誠男宅仁玄
孫以下不載公生質英秀志氣卓犖就傳受孝經至
資父事君乃曰孝者忠之本長益篤學文藝驟進與

并時諸鉅匠相上下著述盡被回祿有零稿行于世
是足以一齋而知全鼎也然詎可以辭章求公哉公
守經于昏朝遵晦于 聖世鱗翼之攀寔出公宗族
而不受其攬掇畢命窮山泯然無跡視丹鐵鍾鼎之
貴不啻若太空浮雲是所云信道篤而自知明者歟
始公與沙溪象村秋浦諸賢托歲寒之契沙翁嘗訪
公江墅贊嘆李石灘慎儀抗節廢朝事曰今人口談
義理好論人是非而能不失本心者鮮矣惟公與吾
輩數人而已苟非公所樹立卓然何以得此於大賢
哉斯可以見公素履也公七代孫浩一克續世業重

建水北亭講學其中又送族弟性浩謁銘于直弼以
爲公彌甥也詎不敢辭銘曰

孤山峯犖馬湖湜湜君子卷懷葆我真樂荷衣蕙帶
載遂初服遭時不祥遠世隱約 聖作物觀亦不變
塞豈欲膠守奈食其祿顯晦不渝卒爲世則含章可
貞不露形蹟苟推其志二松齊躅何以致之師友輔
德緬彼玄扃玉流之麓我聞其微用誌陵谷炳煥窮
泉靈爽不泐百世間風過者必式

靜厓趙公墓誌銘

并序○甲庚

日有曳衰而款扉者余起病床迎問其人泣曰小子

不天既喪母父又棄養煢煢含恤以汔于茲鮮民之
生不如死之久矣既不能下從願得直而不華者文
微顯闡幽用垂不朽庶幾少紓罔極之哀謹具考妣
兩狀再拜以請于其圖之余累辭非人而其懇彌篤
遂接狀而敘之曰公諱嶠字聖陟平壤之趙胄于平
壤伯貞肅公諱仁規至忠肅公諱璉文靖公諱德裕
繼世勳業輝映史策至諱狷爲麗朝全節不受本
朝官爵世稱松山先生先生戒子孫勿赴舉後孫皆
承蔭補官咸以經術德行著名有諱重晉諱佑諱夏
泰卽公曾祖禰三世也公以諱周泰之子爲世父嗣

爲生於 英宗庚辰十二月二十九日卒于壬寅十
一月八日壽八十三葬于水原感誠洞巽坐從先兆
也公孝友天植蚤喪怙恃哀毀幾不能全塚飾家奠
克殫誠力用展終身之慕附翼羣季與共飢飽同爨
五十年庭無間言析箸自取荒頓嘗慕徐孺子非其
力不食務勤稼穡以自給稍存贏餘賙恤貧乏如恐
不及素性慎默未嘗臧否人物教子孫每云某可師
某可遠某可戒勿形色辭而心自取舍勿露圭角而
招人怨惡以故鄉黨莫不孚休 正廟己酉灤水之
役公先塋臨 輦路要衝時 命移塚者除職人皆

勸公從衆公晒曰御路之於先塋如破兆域則不敢
不遷若不至碍逼則曷敢欺君倖望分外之榮妄動
安穩之體魄乎遂募丁爲先山退修數百步險塗如
砥 厥衛利稅遷墓者咸得官而公則無怨悔焉配
耽津崔氏晚女貞簡公沃八世孫生後公三歲切先
公十一年始窆真木洞遷附于公墓孺人性於孝在
室前後喪皆素食三年及嫁事舅姑志物咸備一日
村火連燒四隣俱焚時家中虛無人獨孺人在直下
織機冒烈炎抱祠版而出屋宇器用盡歸灰劫無毫
髮遺者不少顧惜時孺人年十九鄉黨感歎奉丞嘗

克致愛慤躬執饁爨校心而後已妯娌娣姒酸醜不
調而同宮湛樂不少失和絕甘分少推及諸姪閨門
之內雍如也舉二男一女長仁錫卽乞銘者也次天
錫女適權淳仁錫男廷秀女成柱屢李容光天錫二
男存大餘并幼權淳子錫祚女幼公抱朴舍真不喪
天器當居善信之間而又有闔閭之助蓋自在家居
瘞盡禮歸益修飾樞輓超卓珩璫琴瑟儼戒相成於
乎休哉以公資質之美信能獲親有道則其所造就
詎但止一鄉善士哉然克享大耋子孫賢良天之報
施其在斯歟剛齋宋文簡公雅服公名各其居曰靜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
厓士友稱之以靜厓處士云銘曰
有志有行有壽有子是為天祐吉無不利守墓安親
何用臚仕自羸厥躬垂裕後嗣孰豐孰畷乘除有理
真亭之山秋柏不死百歲歸室曰有女士納銘玄隧
用揭雙美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

